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一）

滿義

《人間福報》主筆

每個時代總有一些新的價值觀與新思惟，在無形中引領著人類前進的方向。「人間佛教」正是這個時代社會人心的思潮所向。

所謂「人間佛教」，如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思想語錄·思想篇》）星雲大師一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他認為人間佛教主要的內涵是「關懷生命」，因為人到世間「生活」，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生死」。生命的本「體」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是真常無限的永恆存在；但是生命所顯露的現「相」，則有生滅、去來的無常變化；而生命從生到死，每天生活的食衣住行、言行舉止、思想感受等身心活動，則無一不是生命的作「用」。

生命是體、生死是相、生活是用，體、相、用三者不可分割，所以人間佛教所重視的，是如何在「生活」中運「用」佛法，透過佛法之用來超越「生死」的現「相」，進而圓滿「生命」的本「體」，這就是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主旨所在。是故大師說：「人間佛教包括生命、生死、生活；生命是人間佛教的體，生死是人間佛教的相，生活是人間佛教的用，乃至人間萬有環環相扣的關係，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思想語錄·思想篇》）

依照大師所說：「人間佛教是擁抱生命的佛教，是解決生死的佛教，是落實生活的佛教。人間佛教重視倫理道德，鼓勵生活修行，注重五戒十善，強調六度四攝，講究因緣果報，奉行慈悲喜捨，主張尊重包容，促進普世和諧。」（《人間佛教思想語錄·思想篇》）「人間佛教是五乘共法的佛教，所謂『五乘』，即：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人天乘的佛教，重於入世；聲聞、緣覺乘的佛教，重於出世。具有人天乘入世的精神，再有聲聞、緣覺出世的思想，那就是菩薩道」（《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

在五乘佛法裡，星雲大師勉勵佛光人要「以菩薩為目標，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覺覺人，把人我的關係看成是分不開，是一致的；繼而把五乘佛法調和起來，這就是人間的佛教」（《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因此星雲大師認為，人間佛教最高的境界就是「自他一如、同體共生、法界圓融、通達無礙」（《佛光教科書·佛光學》）。

在此崇高理念下，平時星雲大師所開示的人間佛教思想，包含生命學、生死學、生活學、未來學，以及倫理觀、道德觀、愛情觀、信仰觀、財富觀、醫療觀、政治觀、社會觀、國際觀等等。如他所說：「人間佛教是根本佛教，是倡導歡喜融和的宗教；是共生、共有、共存、共享、皆大歡喜的宗教；是超越功名富貴、人我是非，是非常人性化的宗教！」（《佛光通訊》）人間佛教對於「居家之道、理財之道、群我之道、保健之道、資用之道、治國之道、情愛之道、處事之道、信仰之道、交流之道」等人間生活相關的議題，都有明確的指導。所以他肯定「人間佛教是二十一世紀引領人類走向未來的指針，是地球人類走向未來的一道光明」（《佛教·教史·人間佛教的重光》）。

由於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旨在「用佛陀的開示、教化，作為改善我們人生的準繩，用佛法來淨化我們的思想，讓佛法作為我們生活的依據，使我們過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也就是說，星雲大師立意要開創「普世和諧」、「現證法喜安樂」的「人間淨土」（《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所以他從建設佛光山叢林道場，到成立佛光會菩薩教團，希望結合四眾的力量，共同弘揚人間佛教，透過「菩薩道」的實踐，把出世與入世的佛法調合起來，人生就更加圓融了。

準此，人間佛教是佛法與生活融和不二的佛教，人間佛教與人生的關係密不可分。「佛教一旦離開了生活，便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佛法，不是指導我們人生方向的指針。佛教如果不能充實我們生活的內涵，那麼佛教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星雲大師講演集(二)》）。由於「人間佛教具有人間性、生活性、時代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平等性」（《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最能順應現代人既要幸福美滿富貴，又想昇華精神生活的文明渴望，所以人間佛教已然蔚成當代佛教思想的主流，並像一股旋風，風起雲湧的掀起了陣陣研究的熱潮。

目前國內外各種探討人間佛教的學術會議、座談會，以及專刊、論文，隨處可見。當中除了少數能對人間佛教的思想意涵，及其對當代社會人心的影響提出見解、看法以外，多數對於如何定義人間佛教、如何弘傳與實踐人間佛教之探討，似乎遠不及定位誰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來得積極。例如，現在學術界不少自認為是研究佛教的專家、學者，紛紛各依所見，甚至是各憑所好的把人間佛教歸諸於某位高僧大德所發明。乃至有人專文探討「人間佛教」和「人生佛教」、「生活佛教」的起源與異同，或是爭議某某人才是最早喊出「人間佛教」口號的人等等。

其實，不管是誰最早提出「人間佛教」或「人生佛教」、「生活佛教」一詞，都無關閥旨，這都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因為如星雲大師說：「人間佛教不是那一個個人的佛教，甚至不是因為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理論，就把『人間佛教』歸於六祖大師；也不是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的思想，就把『人間佛教』推給太虛

大師；也不是慈航法師於一九四六年在南洋創辦人間佛教雜誌，就說『人間佛教』是慈航法師所發明。當然，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在星雲大師的思想理念裡，「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化在人間，佛陀所有的教言，無一不是以人為對象，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由於星雲大師對佛陀的人間性有如此深刻的體會，因此早在民國四十三年於宜蘭念佛會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他就立意要把佛陀寫成人間的佛陀，而不是來無影、去無蹤，不食人間煙火的天上神仙。

在大師的《釋迦牟尼佛傳·序文》中，他說：「我在寫作中，寫到佛陀為我們眾生用心良苦的地方，眼眶中不自覺的就常常含著淚水，我為佛陀深厚的同情心、慈悲心、智慧心所感動。」也因此當他執筆的時候，雖然覺得「有些地方，是佛陀的境界而不是凡夫的境界」，但是他總認為「應該不要給讀者有不自然的感覺，我只想說這也是人，不過這是成了佛陀的人」（《釋迦牟尼佛傳·序文》）。

大師不諱言，在寫作過程中，經常因為自覺把佛陀寫得太人間性而深感對不起佛陀，甚至《釋迦牟尼佛傳》出版後，明藏法師也批評大師把佛陀寫得簡直像是一個「人」，這是對佛陀的不敬。但是大師說，他為了「如何讓那些自以為是知識分子，而卻是凡夫心的人，能來接觸到佛陀的心？又不能不這樣寫」（《釋迦牟尼佛傳·序文》）。

他尤其感於「佛教中印刷流通的經書單行本很多，但讀者讀後除了能知道一部分佛理以外，並不能認識佛教的全貌。因此最後他還是堅持要讓人「知道佛陀，才能認識佛教」（《釋迦牟尼佛傳·序文》）！他認為：「人間佛教必須把佛陀人間化，我們要從人間佛陀的信仰上，建立一個真實的信仰，然後慢慢昇華，再來認識般若的法身、真理的佛陀。好比一個人從小學、中學讀上去，才能唸大學。佛陀的功行廣大無邊，不是一想可知，也不是一眼可以望盡的，當然更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認識。」（《人間佛教系列·修證篇·偉大的佛陀》）

由上述星雲大師寫作《釋迦牟尼佛傳》的心路歷程可知，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從「人間佛陀」而到「人間佛教」，他主張：「我們認識了人間的佛陀，才能慢慢認識自己心裡的佛陀；認識了心裡的佛陀，自能豁然認識法身的佛陀。」（《人間佛教系列·修證篇·偉大的佛陀》）因此他對人間佛教的定義，有進一步的詮釋：「其實人間佛教是每一個人的心、每一個人的道、每一個人的理。」（《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他認為：「人間佛教就是佛陀本來的教示，佛陀本來的教化就是人間佛教；佛陀當初說法四十九年，不是對鬼神傳教，也沒有對畜生、地獄說法，完全是針對人間而說，對人所說的佛法，當然叫做『人間佛教』。」（《佛光通訊》）

大師的意思說得很明白，佛教本來就具有人間性，佛教本來就是人間的佛教，故而不在于誰為他加註「人間」一詞。如此說來，也許有人會質疑，既然這樣，現在大家又何必特別

打著「人間佛教」的旗幟，尤其星雲大師本人更是極力在「提倡人間佛教」、「弘揚人間佛教」，這又是為何？其實這正是本文所要釐清的問題，也是撰寫本文的主旨所在。

大家都知道，佛未出世，真理並沒有減少一些；佛已出世，真理也沒有增多一點。如《阿含經》說：「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意思是說，佛法真理其實並非佛陀所發明，佛陀只是證悟、發現，繼而向世人宣說，因此即使佛陀沒有證悟、宣說，佛法真理本來就存在。不過話雖如此，問題是如果沒有經由佛陀證悟，然後善巧的宣說「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貼近現實人生，且能為人所體會、理解的佛法，凡夫眾生如何得聞佛法？如何起信、受用呢？

同樣的道理，今天的佛教縱使再有人間性，如果沒有人把佛教用一般社會大眾所能理解的語言、方法，加以介紹、弘揚，大家又如何入門，如何知道要學佛修行？佛教如果沒有走入人間、走向社會、走進人群、走到生活裡，普為社會大眾所認識、接受、應用，佛教就失去人間性，又如何稱為「人間佛教」呢？

所以，人間佛教不是閉門空談理論，而是要落實在人間生活裡，要能走出去，要能弘揚，要能推動。也就是說，佛教的弘傳，除了重在義理的宣講之外，還要舉辦各種活動、事業，讓廣大群眾有很多的管道、方法、機會來接觸、參與，藉此自己受用，也帶動佛教的弘傳。如此循環效應推動下，佛教就能走入社會、家庭、生活、人間，就能在人間發揮應有的教化之功，這才是名符其實的「人間佛教」。因此，星雲大師說：「所謂弘揚人間佛教，真正需要的是落實人間佛教的行者，人間佛教不能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也不只是引用一、二句經論就算，因為所有佛教都是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人間佛教的藍圖》）

有感於此，多年來星雲大師除了馬不停蹄的在世界五大洲講經說法，同時著書寫作、筆耕不輟以外，他興學育才，因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尤其佛法的住持，胥賴人才的培養，因此五十年間共創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且從一九九一年起，陸續在美國、台灣、澳洲創辦四所大學（一所籌備中），目前在台灣各地有八所社區大學，在世界五大洲有近五十所中華學校。他發起重編藏經、翻譯白話經典、出版佛書、成立出版社、報社、電台、電視台、圖書館、美術館等，因為佛法要靠文化才能千秋萬載的傳承不斷。他從事養老育幼等各種慈善事業，希望能完整的照顧到人的一生。他不斷舉辦各種活動，善巧的接引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年齡的人學佛，甚至成立「國際佛光會」，為的是要讓廣大的信眾有機會共同為佛教奉獻，讓佛教成為世界性的宗教，成為現代化的組織。

尤其更重要的是，星雲大師凡有所做，都不離人間佛教的本懷，如他所說，當他在講述佛法時，要讓大眾聽得懂；書寫文章時，要讓大眾有所體會；興建道場時，要讓大眾感覺與自己有關，而且用得上；舉辦活動時，要讓大家能參與，感受到身心自在；開辦法會時，要讓大家能得到禪悅法喜；海外弘法時，也總是提供各種語文翻譯，甚至他的著作有十餘種的

世界語文翻譯。他隨時隨地顧及大眾的需要，因為他覺得實用的佛教，才是人們所需要的「人間佛教」。

由於星雲大師數十年來身體力行，鏗而不捨的以鋪天蓋地之勢實踐他對人間佛教的理念，其成就與貢獻早已普受世人一致肯定，因此今天社會大眾無不公認：「太虛大師是人間佛教的提倡者，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但是儘管如此，卻仍然有人質疑：「星雲大師最早提出『人間佛教』一詞是在什麼時候？」

對此星雲大師說了一段話：「我有數十年的糖尿病史，我的醫生說這是家族遺傳，但是在我周圍的親人並沒有這樣的病例，因此醫生又告訴我，有的人是隔代遺傳，甚至隔了好幾代都有可能。」

說完這段話，星雲大師略為停頓後又說：「我的意思是，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其實是我本來的性格。在我未出家之前，我就有與人為善、從善如流、為人著想、給人歡喜、合群樂群、助人為懷、歡喜融和、同體共生的性格。甚至在我未出生以前，也許我的性格早已註定要成為一個人間佛教的行者。因為在我的性格觀念裡，我總是希望別人好，希望大眾好，希望佛教的發展能夠蓬勃興隆，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給人利益，希望在眾緣所成之下，人間淨土的理想能夠實現。這種思想、理念，一有機會我就慢慢去實踐，並不是受哪個人的影響，這是我與生俱來的性格。」（《如是說》）

以上這段話，其實正好也可以為過去一般人總認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承自某某人之說做個澄清。因為只要對星雲大師生平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大師自出家以來就不歡喜佛教分宗立派，他對於過去佛教界有一些人總要妄分你是禪、我是淨，深表不以為然。他說自己在大陸參學時期，於棲霞或焦山，每年打七都是「禪淨共修」；來台後，約百次以上的佛七，也都是「禪淨共修」。每次參與的信徒不下千數百人，大家無不禪悅法喜，歡喜踴躍，所以當時大師就提出「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共修」的主張，甚至認定未來推動「人間佛教」，當以實踐「禪淨共修」為要務。（《佛光通訊》）

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如藍吉富先生所言，主要植根於禪宗，但並不拘囿於禪之一宗，而兼融諸宗，尤傾向於禪淨雙融，謂禪淨雙修甚契合人間佛教思想。他雖不大倡導修學密法，但並不排密，主張顯密融和，主辦世界顯密佛學會議、禪淨密三修法會，選派弟子學習藏傳密教。他的佛學思想廣融原始佛教、南傳佛教、禪宗、天台、華嚴、淨土等學於一體，並兼融佛教學術研究的成果和儒、道之學，可謂融和內外諸學（《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大師這一生雖然如他所說，他沒有拿過一張畢業證書，也沒有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但他在佛教的律下（律學院、寶華山傳戒）、教下（天台、賢首、唯識、三論）、宗下（金山、天寧、高旻）卻接受了一連串完整的佛門教育。他曾掛單於天寧寺，參學於金山寺和棲霞寺，

親近過蘇州靈巖山寺，每年並定期到寶華山參加戒期。此外，他推崇杜順大師的華嚴宗，嚮往智者大師的天台宗，也曾經跟隨圓湛法師、覺民法師、芝峰法師學唯識論、俱舍論和因明學、禪學等。尤其在焦山佛學院時，聖璞法師為他上文學課程、薛劍園老師指導國學，以及得到一些年輕法師傳授數學、外文、生物學等。大師說，當時他「只覺一時心開意解，世間學問都向我蜂擁而來，對於未來新佛教的種子，對於合乎人間化的教育，就在我心中慢慢建構起一幅鮮明的藍圖」（《如是說》）。

這時的大師，雖然只是焦山佛學院的一名學生，但他對於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乃至太虛大師提倡「工禪生活」，當時就主張佛教要有事業，他希望辦一所小學及一所農場，他知道佛教要增產報國，否則難以在人間立足，因此主張佛教徒要有「人間禪」的生活。到了二十二歲擔任南京華藏寺住持，看到寺內設有農場、工廠、學校等，更加激起他對佛教未來的憧憬，更加堅定他的想法：「佛教要想振興，就是需要有事業為後盾。」

不過理想總是需要時間一步一步去實現的。大師最初把自己規畫為「寫作」的人生，他投稿給鎮江各報的副刊，先後刊出的有〈一封無法投遞的信〉、〈平等下的犧牲者〉、〈鈔票的話〉、〈勝利聲中應有的自覺〉，以及各種新詩寫作等。後來接連受邀擔任《新江蘇報·新思潮副刊》及《徐報·霞光副刊》的編輯，尤其在宜興的栗陽與智勇法師合編《怒濤月刊》，得到《海潮音雜誌》主編大醒法師的推崇，內心受到非常大的鼓勵。（《普門學報·星雲大師十二問》）

及至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到台灣，先是主編《覺群週報》，繼而《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後來又編《覺世旬刊》。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應邀到宜蘭弘法，先後辦過國語補習班、文藝寫作班、青年團、兒童班、幼稚園、歌詠隊，甚至帶領青年下鄉弘法等。直到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創建佛光山，終於正式開始走上了他的「人間佛教」弘揚之路。

首先大師提出「四眾共有」、「八宗兼弘」的主張，他認為佛教在中國雖有大乘八宗，當中重視修行的有禪宗、淨土宗、密宗和律宗；偏重學理的也有四個宗派，即華嚴宗、天台宗、唯識宗、三論宗。但人間佛教沒有宗派。他感於過去很多佛教徒平時只走佛教的某一宗、某一派，認為這是在分裂佛法；甚至只崇尚個人的解脫，致使佛教被說成是山林的佛教、閉關的佛教、自我的佛教，完全脫離了人間。因此在開山收徒之後，大師特意讓弟子慈惠研究原始佛教、慈容與慈嘉研究社會福祉、慈怡研究佛教史、依嚴和慧開、永本研究天台、滿庭研究三論、依空和依淳研究華嚴、依昱研究唯識，乃至在佛光山設立禪堂、念佛堂等。他的本意是想把佛教各宗融貫起來，所以不管接觸到什麼，只要是佛法，他無不歡喜接受。

當然，偶而發現有人講到「人間佛教」，對他更加契合，因此發心立願，有志於把佛教各宗派組織、歸納、整合，回歸到佛陀的本懷，所以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不能說是受某某人之影響，其實這是他與生俱來的性格。甚至為了弘揚人間佛教，在他最初提出這個理念時，

不僅不爲人所認同，甚至還被譏爲膚淺，一時之間批評、反對、質疑、不屑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但是大師並不爲所動。

及至今日，正如《中國時報》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前夕所做的一篇報導說：「回顧三十年前，佛光山星雲大師早已前瞻到世界的潮流，首先提出『人間佛教』的宗風，當時不僅不爲人認同，甚至受到各種排斥、譏諷。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台灣佛教界紛紛加緊步伐，也提倡『人間佛教』，甚至從亞洲到歐、美、澳、非各洲。凡有佛教的地方，都慢慢覺醒，一致響應『人間佛教』。無形中，『人間佛教』就成了『現代』、『文明』、『進步』、『實用』的代名詞。」

誠哉斯言，放眼當今，不但全台灣的佛教寺廟都在奉行人間佛教，甚至中國大陸也在實踐人間佛教，乃至日、韓、南傳佛教等，也都日漸重視人間佛教，尤其全世界凡是佛光會所到之處，都在推動人間佛教。不過，正如四川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陳兵教授說：「人間佛教，在世人心目中已成爲佛光山上高揚的旗幟。」（《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認爲：「人間佛教並非星雲大師所首倡，他被稱爲人間佛教的實踐者。他弘揚人間佛教不遺餘力，使人間佛教真正成爲千百萬人的生命實踐，並凝固爲有目共睹的硬體軟體。……他有〈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如何建設人間的佛教〉等專論，編有《人間佛教》專書（《佛教叢書》之十）三十餘萬言，系統闡述人間佛教思想，內容頗爲豐厚全面，其他大量演講、文章、日記、格言、文藝作品中，也多處論述人間佛教，在在閃耀著人間佛教思想的智慧火花。……甚至可以說，星雲大師的所有著述，所有業績，皆以人間佛教爲主題，構成了博大精深的『星雲人間佛教學』，在佛教思想史上樹起一座豐碑。」（《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陳教授的看法與論點，不但客觀中肯，而且「觀察入微」，他在「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一文裡，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有很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不過本文提出的目的，無意爲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定位，也不在研究誰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而是希望從星雲大師實踐人間佛教的實例、事蹟，以及他日常生活的行誼風範與身教言教中，讓大眾明白什麼是人間佛教？真正的人間佛教，其意義、內涵又是什麼？唯有人人把握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涵，具有普世共生的觀念、自他一體的思想，繼而落實在生活裡，這才是當前大家所應努力的方向。

在這裡還是要先做個說明，所以把題目訂爲「『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主要是因爲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弘揚、實踐，有他不同於一般人的語言、方法、理念、思想和目標，甚至他的願力、心量、慈悲、智慧、勇敢、忍耐、愛才、無私等等人格特質，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這些都值得我們探討。以下就歸納爲四點，從「說法的語言不同」、「弘化的方式不同」、「爲教的願心不同」、「證悟的目標不等」等四個方面來談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與實踐。

一、說法的語言不同

《華嚴經》云：「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佛教是個智信的宗教，佛教有很深奧微妙的義理，這些究竟解答宇宙人生之密的真理法寶，是佛教所以能亙古常新、歷久彌堅，雖然幾經教難，卻始終受到世人信仰，而成爲世界最大宗教之一的重要利器。但是相對的，由於佛教的義理浩瀚艱深，經律論三藏更如汗牛充棟，平時若無人講說、引導，一般人不容易一窺佛法堂奧，因此也造成佛教弘揚、普及和發展上的阻礙。

再者，過去縱使有人講經，由於傳統佛教開示說法一直是僧眾所專屬，而多數法師往往從出家人的立場來詮釋佛法，所宣揚的大都是出世的佛教。例如，談到世間就說「苦、空、無常」，談到財富就說「黃金是毒蛇」，談到夫妻就說「不是冤家不聚頭」，談到兒女就說「都是一群討債鬼」……。由於經常否定現實人間的需要，造成佛教與生活脫節，甚至充滿消極遁世的思想而遭人詬病，讓一般人不但對佛法義理無法深入理解，甚至產生誤解。

有感於傳統佛教的說法充滿厭離人間的思想，令人望而生畏，加上講經的方式過於刻板、保守，不能引人起信，因此星雲大師早在青少年時期就意識到：「佛教說法的語言與方式如果不能順應民情，與時俱進，則佛教不能普及於社會民間。」（《普門學報·發刊詞》）是以大師提倡人間佛教的第一步，就是在說法語言及方式上力求突破、革新，也就是不再因循過去舊有的思想，不能一味的站在出世佛教的立場而完全否定世間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名位、眷屬、感情等。

在星雲大師的思想理念裡，「佛教是以人爲本的宗教，佛法和生活不能分離，離開了生活，也就沒有佛法可言」（《人間佛教思想語錄》）。因此他「秉持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倡導生活佛教，主張社會就是修行的道場，佛法不能悖離生活，不能把夫妻視爲冤家、兒女說成討債鬼、金錢喻爲毒蛇、名利講成糞土；反而菩提眷屬正可以在佛道上互相扶持，淨財越多越能從事更多的佛教事業，正當的名利可以激發見賢思齊的上進心，甚至對於現世安樂的追求要更重於死後往生的期待，能夠把佛法落實在人間，才能慈悲濟世，才能轉娑婆穢域成爲佛光淨土」（《佛光教科書·佛光學》）。

基於「人間佛教旨在創造家庭的淨土，創造社會的淨土，創造心中的淨土，所以要散播慈悲的種子，散發歡喜的芬芳」（《人間福報·迷悟之間》）。「歡喜」是人間佛教特有的思想，星雲大師一向期許自己「要將歡喜布滿人間」，因爲「一個家庭的經營，因歡喜的緣，必能凝聚包容，共創未來；一個社會，能夠有歡喜的因素，必然有強力的後盾；一個國家能夠歡喜，必然來自於人民的安居樂業。能知覺到歡喜，進而能夠創造歡喜，散布歡喜滿人間，這就是人性的開發，人類素質的提昇」（《佛光教科書·佛光學》）。因此大師主張「要有樂觀喜悅的說法」（《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

大師指出：「苦、空、無常雖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佛陀所說的三法印，但在當今說法佈教時，要應用善巧方便。因為佛教之所以說苦，是爲了追求幸福快樂，苦是人間的現實，但並非我們的目的，佛教的目的是要脫苦，尋求快樂，佛教其實是個歡喜的宗教。」（《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大師舉例：「通常在寺廟的山門口，都會供奉一尊笑口常開的彌勒菩薩，又稱爲『歡喜佛』，只要你一進門，他就把歡喜帶給你。佛經中記載：佛陀說法時，大眾同聲『願樂欲聞』，到最後是『歡喜踴躍，信受奉行』，這也是在提倡要有法樂、禪悅。佛教中菩薩的修行，俱證人我二空，成就自利利他之行，心生喜悅，就稱爲『歡喜地菩薩』。另外，還有所謂金剛喜菩薩、禪悅藏菩薩。可見佛教是提倡喜樂的宗教，從自身輕安的法喜，到自他二利的禪悅法喜。」（《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

「歡喜是佛教真理的本質，歡喜是佛法修行的精髓」（《佛光教科書·佛光學》）。大師認爲人生最珍貴的就是歡喜，一個人如果活得不快樂、不歡喜，即使富有天下，也沒有意義，所以他一向倡導歡喜修行，以此對治「悲觀」之病。

至於「黃金是毒蛇」之說，大師認爲，佛教其實並非全盤否定金錢，所謂：「法非善惡，善惡是法」，金錢可以使人爲惡，也可以讓人行善，佛教對於取之有道的金錢，稱爲淨財。淨財可以推動各種事業發展，使社會安和樂利。乃至一般人認爲愛是生死沉淪的根本，大師認爲妻子兒女、親戚眷屬，只要彼此尊重、互敬、互諒，可以成爲道友法侶，建設和樂的佛化家庭。他說：「感情處理不當，固然能障礙道業，但是『愛的淨化是慈悲，愛的提昇是智慧』，如果能將愛昇華爲慈悲，則『慈息貪欲，悲止瞋恚』。」所以他主張「用理智來淨化感情、用慈悲來運作感情、用禮法來規範感情、用道德來引導感情」。（《佛光教科書·實用的佛教·佛教對感情的處理》）

大師的人間佛教不排除愛，不把愛當成是生死的根本，他說：「縱然有此道理，但對現實人生沒有多大利益，所以不足爲法。」（《如是說》）甚至對於一般人詮釋戒律，總是從否定面去講「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讓人覺得受戒是增加束縛，因此對學佛裹足不前，認爲何必學佛受戒，自找束縛！大師對此說明：受戒其實不是束縛，而是自由。他舉例「凡是身陷囹圄的人，都是違犯國法，也就是犯了五戒，故而失去自由」（《佛教叢書·教理·怎樣做一個佛教徒》）。因此他說：「受戒不是束縛，反而受戒才能自由，因爲戒的根本精神就是不侵犯；不侵犯而尊重別人，便能自由。」甚至「如果不殺生而護生，自然能獲得健康長壽；不偷盜而布施，自然能發財享受富貴；不邪淫而尊重他人的名節，自然家庭和諧美滿；不妄語而讚歎他人，自能獲得善名美譽；不喝酒而遠離毒品的誘惑，自然身體健康，智慧清明」。（《佛教叢書·教理·怎樣做一個佛教徒》）

大師說法很人性化，他經常舉出佛陀看護病比丘、愛護小沙彌等實例，說明佛陀是很人性化的佛陀，佛教本來就是以人爲本，因此即使講到戒律，都很人性化。他認爲佛教講戒律

有輕有重，一般人不容易真的違犯佛教的五戒，平時所犯頂多是惡作，因此鼓勵信徒可以放心受戒。

大師一反過去古老佛教消極悲觀的思想，他肯定世人的生活離不開金錢、愛情、名位、權力、物質等等，因此不能一概否定，一概要世人發出離心，放棄人間，而是應該「適當的引導大眾的正思，來過合理的經濟生活、正義的政治生活、服務的社會生活、慈悲的道德生活、尊重的倫理生活、淨化的感情生活」（《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

大師以正面、積極、樂觀喜悅的說法來闡述佛法真諦，充分表現出佛教的人間性、生活性、積極性、喜樂性、利他性、普濟性。大師這種思想，深獲四川大學陳兵教授所認同，他說：「針對明清佛教的非人間化傾向，星雲大師極力主張佛教需要人間化，在思想上要明確佛陀的人間佛教深義，發為人間的利益著想、為人間的莊嚴用心之願，重視現實生活的改善，將對人間的厭離轉為對人間的關注、改良、淨化、建設、莊嚴。對於人們的需求，應予隨順，令其獲得佛經所說的『現法安現法樂』。」（《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除了在思想觀念上強調人間佛教的「歡喜」特質，另一方面大師認為佛教不能再走過去「九旬談妙」的講經方式，或是「以名相解釋名相」來宣說佛理，這些已不能契合時代的需要，他希望能用小說、散文、詩歌、戲劇、通俗講座來表達佛教深奧的妙理，他主張佛教要走上人間化、生活化、大眾化、國際化，甚至通俗化、文藝化、電影化，因此多年來佛光山除了發行文學性的雜誌、旬刊，甚至出版童話、漫畫、傳記、散文，乃至武俠小說等大眾化的佛教讀物。尤其自一九五三年大師應邀到宜蘭，正式走上弘法之路以來，他在講經說法時一直很用心於如何把深奧難懂的佛法名相、義理，用人間性、生活性的譬喻、故事等事例來詮釋，讓人聽了能懂，而且感受到佛法與自身有密切的關係，繼而把佛法應用在生活上，透過佛法的指導來開創幸福、歡喜的人生。

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大師一生著力最多的，便是將「佛法通俗化」。他自承剛走上弘法之路的最初幾年間，每次在準備講演教材時，常常爲了要把艱澀難懂的名相用生活性的語言表達，或是想藉由一則故事、譬喻來詮釋深奧的義理而挖空心思，每每找遍各類書籍，因此花費很多的心思和時間，但是雖然如此，仍不改其「讓人能懂、能實踐、能受益，這才是人間佛教」的信念。

大師之所以堅持通俗化的說法，主要是他在十五歲就讀焦山佛學院時，當時的老師都是一時之選，不但佛學素養深厚，社會知識也異常豐富，講起國文、地理、歷史、生物，都是旁徵博引，生動有趣，每次一堂課下來，學生都能牢記其中的內容。當時大師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類似這種講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往事百語·有理想才有實踐》）

由於學生時代就受到這樣的啓發，所以大師初到台灣時，雖然在佛學院仍沿用傳統的分科、表解來教導學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對大眾弘法，必定走「通俗」的路線。只是過去一般人總認為通俗的佛法容易講，甚至有人覺得太過膚淺。其實大師的通俗講演並沒有離開根本佛法，他只是不像有些人天天「老子說」、「孔子說」、「莊子說」，甚至「佛陀說」、「經典說」的掛在嘴邊，但實際上他把佛法與各家的思想融和起來，所以他的開示充滿人生哲理與佛法的根本義理，但又一點也不會給人「說教」的感覺。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吉田實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朝日新聞館聽過大師開示後，讚歎說：「星雲大師前後二小時的開示，從未提到任何一個佛字，但二個小時的開示，字字都是佛法。」與大師同學、同參、同屆的煮雲法師也說：「星雲大師所開示的佛法，很難找出是出自那一部經、那一段經文；但是如果你以為大師的開示不是佛法，偏偏他又句句都不離根本義理。因為大師的佛法都是經過自己融會、消化，所以散布在每一部經論中，卻又找不出是那一部經、那一段文。」李中和教授則說：「一般的法師都是講佛話而非人話；星雲大師因對人性的瞭解，講的都是心裡的話，他替眾生鋪了一條與佛溝通的橋樑。」

追隨大師學佛出家五十年以上的弟子慈容法師對此更有深刻的感受，他說大師說法雖然引用聖言量，但絕不是生硬的引經據典，照本宣科，而是經過自己身體力行的體悟與融會後所流露出來的「內自證」，那是一種禪者的境界，絕不是一般人生吞活剝、銷文解字，或以名相解釋名相的生硬佛法所能比擬。他在〈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一文中舉出許多實例，說明大師善於以一般人共通的生活語言來詮釋義理、名相，例如：

大師解釋「六和敬」為：

見合同解：就是「思想上建立共識」。

戒和同修：就是「法制上人人平等」。

利和同均：就是「經濟上均衡分配」。

意和同悅：就是「精神上志同道合」。

口和無諍：就是「言語上和諧無諍」。

身和同住：就是「行為上不侵犯人」。

大師對「普賢十大願」，更作如是說：

一者禮敬諸佛，就是實踐「人格的尊重」；

二者稱讚如來，就是實踐「語言的讚美」；

三者廣修供養，就是實踐「心意的布施」；

四者懺悔業障，就是實踐「行為的改進」；

五者隨喜功德，就是實踐「善事的資助」；

六者請轉法輪，就是實踐「佛法的弘傳」；
七者請佛住世，就是實踐「聖賢的護持」；
八者常隨佛學，就是實踐「真理的追隨」；
九者恆順眾生，就是實踐「民意的重視」；
十者普皆供養，就是實踐「圓滿的功德」。

大師在他的〈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論文中，對「皈依三寶」及「受持五戒」，做了如下譬喻：

皈依三寶：佛如光；皈依佛，就是點亮心靈燈光，
為自己建設了一間電力公司；
法如水；皈依法，就是儲蓄甘露法水，
為自己營建了一座自來水廠；
僧如田；皈依僧，就是長養菩提花果，
為自己開發了一畝良田土地。

受持五戒：不殺生，就是對別人的生命不侵犯；
不殺生而護生，自然長壽。
不偷盜，就是對別人的財產不侵犯；
不偷盜而布施，自然富貴。
不邪淫，就是對別人的名節不侵犯；
不邪淫而尊重，自然和諧。
不妄語，就是對別人的信譽不侵犯；
不妄語而守信，自然譽好。
不吸毒，就是對自己的理智不傷害；
不吸毒而正常，自然健康。

在〈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論文中，大師對「六波羅蜜」做了如此註解：

布施可以種一收十，改造自己慳貪的性格；
持戒可以三業清淨，改造自己惡性的行為；
忍辱可以自他得益，改造自己瞋恨的惡習；
精進可以無事不成，改造自己懈怠的因循；

禪定可以身心安住，改造自己散亂的思想；
般若可以觀空自在，改造自己愚癡的認知。

所以：

(一)布施，是給人呢？是給己呢？看似給人，實際上是給己。

布施能度「慳貪」，是自己發財之道。

(二)持戒，是束縛呢？是自由呢？看似束縛；實際上是自由。

持戒能度「毀犯」，是自己平安之道。

(三)忍辱，是吃虧呢？是便宜呢？看似吃虧；實際上是便宜。

忍辱能度「瞋恚」，是自己做人之道。

(四)精進，是辛苦呢？是快樂呢？看似辛苦；實際上是快樂。

精進能度「懈怠」，是自己成功之道。

(五)禪定，是呆板呢？是活潑呢？看似呆板；實際上是活潑。

禪定能度「散亂」，是自己安心之道。

(六)般若，是外求呢？是內求呢？看似外求；實際上是內求。

般若能度「愚癡」，是自己明理之道。

大師在〈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文中說：「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滅、道』，由苦、集、滅、道而展開廣大無邊的佛法。然而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體而設定的義理層次，經過了世間的實踐，就發展成爲『四弘誓願』。」

因此他認爲：

所謂苦諦，因為眾生多苦，所以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

所謂集諦，因為苦由業集，所以發願「煩惱無盡誓願斷」；

所謂道諦，為令眾生向道，所以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

所謂滅諦，為使眾生證果，所以發願「佛道無上誓願成」。(《普門學報·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

平時大師在對社會大眾開示時，也經常引用《華嚴經》的「不忘初心」、《維摩詰經》的「不請之友」、《八大人覺經》的「不念舊惡」、《大乘起信論》的「不變隨緣」四句話，勉勵信眾對自己要「不忘初心」，對親朋好友要「不念舊惡」，在生活中要懂得「不變隨緣」，在社會公益方面要做「不請之友」。他在〈人間佛教的藍圖〉一文中，舉出《出曜經》「不

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說明人與人之間，「以怨報怨，永遠不能息怨；唯有以德報怨，才是結束一切冤怨的根本」。他引用《增一阿含經》四種處理人我是非的方法：「不誹謗於人，亦不觀是非；但自觀身行，諦觀正不正。」說明佛教是以人爲本的宗教，凡是人生的各種問題，在佛法裡都有圓滿的解決之道。

由於大師說法善於引用聖言量，並且必經自己消化、融會後發爲一般生活性的語言，所以「通俗而不流俗，淺顯而不膚淺」，只是聞法者「必須用心靈去感受，用實踐去印證，才能獲得個中的意味」（《往事百語·自序》）。

大師對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涵，尤其有他獨到的見解與詮釋。例如他說：

「真正的人間佛教是現實重於玄談、大眾重於個人、社會重於山林、利他重於自利。我們接受佛教的信仰，並不是把佛教當成保險公司，祈求佛陀像神明一樣廉價的給予我們保佑。所謂人間的佛教，是希望用佛陀的開示教化，作爲改善我們人生的準繩，用佛法來淨化我們的思想，讓佛法作爲我們生活的依據，使我們過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人間佛教系列·佛教篇·如何建設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所重視的是：人際之間關係的和諧、人和世俗塵勞的淨化、人與自然萬物的調和、人和日用生活的滿足；只要能夠增加人間幸福和樂的佛法，無一不是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人間佛教乃普羅大眾所需要的佛教，人間佛教不一定只限於在寺院裡；家庭就是佛堂，社會就是寺廟。佛教在人間最大的功能，不能只是超渡靈魂、往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樂社會、清明政治、善治經濟，並合禮法的處理人生各種事業，完成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才是符合佛陀揭櫫的人間佛教。」（〈佛教與歷朝帝王關係之評議〉）

「人間佛教重視生活裡的道德思想淨化，以及精神心靈的昇華。如果你相信因果，因果在你的生活中有受用，這就叫做人間佛教；你相信慈悲，慈悲在你的生活中有受用，慈悲就是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人間佛教的藍圖》）

「人間佛教並非新創，而是釋迦牟尼佛一脈相承的教法，乃從淨化心靈根本之道做起，但並不因此而偏廢物質方面的建設，而是教人以智慧來運用財富，以出世間的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從而建立富而好禮的人間淨土。」（〈佛教與歷朝帝王關係之評議〉）

「我們要把人間佛教落實在生活之中，必須依循佛教的聖典，宣揚佛陀環保護生的理念，用般若智慧來規畫現實人間的生活。大家要重視家庭社會的倫理道德，促進生活日用的適當和周全；更要重視人間的情理、義理、心理、物理、事理。因爲，有理才合乎人心；有人、有心、有道、有理，才合乎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大師在一次對香港信眾開示時，提到人間佛教以修心為主，他引用「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勉勵大眾要淨化及美化心靈；並且一語中的的指出，人生的問題不外「生」與「死」，人間佛教主要也是在探討「生命」與「生死」；「死」會再「生」，生死一如，即使宇宙的成住壞空也如舊車汰新一樣，無需恐懼，只要我們能掌握「心」的走向，自然無懼於生死的洪流。

大師認為，人間佛教的特色就是「生活即佛法，佛法即生活」；人間佛教要從生活中去體證，離開生活，離開人間，別無佛道可求。由於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充滿深奧的人生哲理與對生命的關懷，已經引起許多大陸學者研究的風潮，例如陳兵教授撰寫〈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思想研究〉、武漢大學哲學宗教學系麻天祥教授發表〈以人間佛學建人間淨土——談佛光山「四化」〉，以及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湯一介教授的〈「人間佛教」之意義〉、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張華的〈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等。

其中陳兵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明白指出：「星雲大師深入三藏，對佛教經典、戒律儀制、歷史掌故相當熟悉，說法講演，經常引經據典。他十分重視人間佛教的經證，尤其重視被學術界判為原始佛典的《阿含經》，特別是佛陀開示如何過好人間生活親切周到，而長期被中國佛教界忽略的《善生經》、《玉耶女經》、《孛經》等。在他編著的《佛光教科書·佛光學》中，特列『人間佛教的經證』一課，選錄佛言祖語之精華近百條，『為人間佛教的依據聊作指標，並為人間佛教的傳承提供確切的證明』。其內容分為護生環保、管理教化、家庭人倫、斷惡修善、理財之道、交友之道、養生之道、人間生活凡八類，所引經論有《法句經》、《阿含經》、《孛經》、《佛遺教經》、《六度集經》、《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佛醫經》、《優婆塞戒經》、《心地觀經》、《華嚴經》、《六祖壇經》、《大智度論》等數十種。」（《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他對大師所學的人間佛教基本思想綱目：

- (一)五乘共法是人間的佛教；(二)五戒十善是人間的佛教；
- (三)四無量心是人間的佛教；(四)六度四攝是人間的佛教；
- (五)因緣果報是人間的佛教；(六)禪淨中道是人間的佛教。

肯定此中無一不是原始佛教、大乘佛教經論中反覆宣說的重要內容。另外他看出「大師在多處宣講的人間佛教其他內容，諸如自利利他、忠孝、愛國、謙讓、知禮、容忍、懺悔、儉樸、勤勞、公正無私、常樂知足、讚歎隨喜、三輪體空、人間淨土等，也無不本之經教」（《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他尤其感受到「從星雲大師所弘揚、所身體力行的人間佛教內容看，幾乎每一語皆可找到其佛典依據，每一事都表現出佛陀教法本有的精神，是道道地地的原本佛教，而非離開佛陀教法的新宗異說」。他和大師一樣，確信「佛陀人間佛教的思想是互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的真理」。

對於有人批評人間佛教很膚淺，陳教授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博大豐厚，表述儘管通俗淺顯，內涵實際甚為深沈，是其數十年身體力行人間佛教成功經驗的結晶，出自對佛法的深切體證、對佛教歷史和現狀的冷靜反思，及對現代社會人心的敏銳感知、深徹觀察，非憑空構想的空洞理論。」（《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他甚至認為「只有對人間佛教近百年的進程乃至全體佛教的歷史和現狀作過深刻思考，對人間佛教的修持有實際體會，才能完全讀懂星雲大師，明白他人間佛教的意蘊、意義」（《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最後他的結論是：「古人有言：若『依文解義』，則為『三世佛怨』，若『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用這個原則來衡量星雲大師解說的人間佛教，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星雲大師雖非死板地依文解義，卻處處未曾離經一字。」（《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陳教授是一名大陸學者，竟能如此深刻的認識在台弘法五十多年的星雲大師之人間佛教思想與精神，這對於從年輕時就積極弘揚人間佛教卻飽受批評、譏諷、打壓的大師而言，當會感到無限的欣慰。

另外，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林明昌先生則認為：「星雲大師開示的佛法，自升斗小民所關心的切身問題上展開，從生活樂趣、財富豐足、慈悲道德、眷屬和敬等自身滿足到大乘普濟、佛國淨土等理想，順著一般人所關心的快樂、財富、道德、家庭，一步步引導，顯然較為貼近人們的生活。」（《普門學報·建設人間佛教的宗教家》）他讚賞大師「所建構結合佛教和生活的論述，既縝密且周詳。這種努力使佛教不只是一種宗教，而可以成為生活方式，不但無妨於常人的生活，且有助於生活的和樂愉悅，不僅無礙於工作事業，且可用以指導工作事業的發展，並且對世人關心的名位、財富、家庭、感情、道德等，都予以安頓」（《普門學報·建設人間佛教的宗教家》）。

所謂「深入才能淺出」，沒有經過深刻而透徹的實修體證，是很難把佛法說得簡明易懂，所以一般弘法的人都知道，要將佛法真理講得讓人聽不懂很容易，反而要用通俗的語言詮釋其中的奧義卻是十分困難。對於過去一般人認為講經講得讓人聽不懂就是講得好，大師認為這已失去當初佛陀說法是為「利喜眾生」的本意，因此他還是堅持要以「通俗化」的方式來弘揚妙諦，設法將現代人的生活點滴和佛法印證融和。

經過大師五十多年苦心孤詣的堅持與努力，如今大師的通俗講演正如春風吹醒大地一般，他讓原本暮氣沈沈的佛教散發出一股朝氣蓬勃的新生命與新活力，他使整個佛教為之煥然一新。最顯而易見的是，過去信佛的人都是一些不識字的老公公、老婆婆，現在則多的是

年輕的知識分子學佛；過去一般人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現在則爭相手戴念珠，以身為佛教徒為榮；過去佛教的法會活動，主管官員應邀出席，以指導者之姿高坐上位，現在則是主動參加，並且坐在台下聆聽開示；過去軍中、學校、電視台等公家機關不准法師進入說法，現在則是爭相邀請。再如現在的社會大眾普遍懂得「合掌」，甚至「往生」一詞已取代過去的「逝世」、「去逝」，成為社會大眾共通的用語，可知今日佛教之興盛，比起往日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尤其最讓大師深有感觸的是，過去講經說法沒有人要聽，偶有信徒前往捧場，說法者總要感謝再三。時至今日，不但邀請大師開示的邀約不斷，尤其每場大小講演莫不人滿為患。例如一年一度台北國父紀念館的「佛經講座」，三天的入場券往往在半個月前就被索取一空，現場更有許多人不得其門而入，只得在外面觀賞電視牆。

談到國父紀念館的佛經講座，大師是從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起在國立藝術館講經，首開進入國家殿堂說法的先例。之後改到中山堂，然後再到國父紀念館，到去年（二〇〇四）剛好屆滿三十年。三十年來在國家會堂的佛經講座，每年一次，甚至一年二次，從未間斷。每次為期三天，大師曾以「開大座」的方式宣講過《阿含經》、《法華經》、《維摩經》、《金剛經》、《佛遺教經》、《大寶積經》等，也曾採用唱頌方式講說《六祖壇經》及「禪淨密三修法要」，更多時候他以三天一系列的講題，例如「佛教的女性觀、佛教的福壽觀、佛教的政治觀」、「佛教的道德觀、佛教的財富觀、佛教的未來觀」、「佛教對命運的看法、佛教對神通的看法、佛教對知見的看法」、「生活與信仰、生活與道德、生活與修持」等，把佛法通俗化的融入生活中。

去年配合時下提倡的「生命教育」與「生死學」議題，大師以「佛教的生命學」、「佛教的生死學」、「佛教的生活學」為題，把他多年修行體驗所淬鍊出的智慧與慈悲，為社會大眾開啓生命之鑰、解答生死的疑惑、指引生活的方向。三天裡不但現場座無虛席，如國父紀念館館長張瑞彬所說，每年大師的佛學講座，參與的人數總是遠多於該館能容納的人數，許多未能進入現場的民眾，只好收看戶外的電視轉播，可見大師講演的魅力，及其德化的澤被。

三天總計有一萬人次以上到現場聆聽，當中有很多學者及各級學校的老師，他們對大師善用生活性的語言及生動的故事、譬喻，詮釋深奧難講的「生命教育」，以佛法的觀點引導人深思生命的本質、意義與價值，並為大眾解答了人生的迷惑，莫不讚歎且感動不已。三天的講演，聯合報均以全版報導，可以說轟動全台灣，大家爭相買報，事後聯合報的主管特別到台北道場向大師致謝，他們見識到大師的說法魅力，也終於知道社會大眾對佛法的渴求，此舉對於台灣媒體未來的報導方向，無形中也發揮了指引之效。

與國父紀念館的講演同樣成為佛光山年度大事的是香港紅磡體育館的佛經講座。這是大師自一九八七年起應邀到香港沙田大會堂及油麻地梁顯利中心講演，二年後（一九八九）移

師到萬人的紅磡體育館，成了一年一度香港佛教界企盼的盛事，至今十八年，每年都是萬人空巷。

大師在香港的講演，深深改變了香港人的信仰與生活。例如，早先香港人因對賭博賽馬的迷信而排斥出家人，甚至司機都不願意搭載；大師針對他們關切「如何致富」的問題，指出佛法能帶來正確的觀念，有了好的理念，就能擁有財富。乃至大師鼓勵大家做自己的財神爺，能夠勤勞、節儉、服務、結緣、明理、認錯、慚愧、感恩等，這些都是精神和物質上的「另類財富」。經過大師的佛法開示，現在香港人莫不視出家人為「財神爺」，是另一種財富的象徵。

在大師的眼中，香港信眾信仰佛教的教性很強，態度積極，通常他們移民到一個地方，都是先問哪裡可以拜佛，再問如何賺錢，可見信仰熱切。尤其他們聽聞佛法後，總會馬上把法喜分享全世界的親朋好友，走遍五大洲建寺弘法，香港移民最為熱忱，無數的廣東人前去聞法、護持，他們出錢出力，從不居功。大師說，如果今日他所推動的國際化佛教能有一些成就，應該感謝香港信眾的因緣成就。

大師雖然把成就歸於大眾，但是很明顯的，大師的講演已帶動了整個香港佛教的發展，如記者趙汝明先生說：「香港佛教界有位尊宿，前些時曾對筆者說，自八十七年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蒞臨香江弘法，大型公開的佛學講座隨之日盛。」（近十年來香港地區佛教團體活動簡說，《海潮音》第七十九卷，第三期，一九九八年三月）

十八年來星雲大師除在紅磡體育館弘法外，並曾應邀到赤柱監獄、亞皆老街難民營開示「如何度過獄中生活」和「解脫痛苦的法門」；也應新亞書院、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校邀請，透過「談禪」、「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世界」、「佛教的科學觀」等講題，從佛教的角度看感情觀、家庭觀、人我觀、社會觀、政治觀、世界觀……等。

大師的佛法在香港不但成了許多人的精神食糧，尤其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大陸前夕，更伴隨香港人走過內心的不安與擔憂。當時面臨「九七大限」，許多人憂心忡忡，紛紛問及前途看法。大師告訴大家，一切都在「一念之間」，身的安頓要從內心做起，能做到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能擁有知足的生活觀、平等的人我觀、般若的處世觀，就可以「馬照跑、舞照跳」，不為外境改變所動。為此，一九九七年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還特別選在香港舉行，大師以「圓滿自在」為主題演說，給予香港人一個安定未來的方向。

十八年來香港人深受佛法的滋潤，而他們也和星雲大師一同為佛教寫下許多歷史。一九九五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到香港弘法，這是大型佛教梵唄音樂弘法首度登上紅館，成為教界首見；二〇〇一年九月，透過媒體連線，兩岸三地人民共同見證「台灣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的簽約儀式；二〇〇二年二月，港龍航空從台北經香港直飛西安，創下飛航首例；鳳凰衛視全程轉播恭迎過程，兩岸三地媒體聯合團結，成為直播史上第一次；乃至二〇〇四年三月，

結合兩岸佛教之藏傳、南傳、北傳佛教梵唄音樂的「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不但座無虛席，且造成極大轟動，不僅是海峽兩岸佛教界，同心協力發揚中國佛教音樂的第一步，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歷史性的一刻。

誠如佛光山法堂書記室主任妙廣法師在「星雲大師香江弘法十八載特刊」報導中說，十八年來香江人心，因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弘揚，生命獲得養分，生活獲得滋潤，乃至人生的大課題——「生死」也得到釋疑，人生得到成長、茁壯與答案，發揮了它的光熱、意義與價值。

除此之外，以回教為多數人民主要信仰的馬來西亞，佛教徒的宗教情操及他們信仰佛教的教性之強，並不亞於台港民眾。他們每年不定期邀請大師到馬來西亞弘法，每次都造成轟動。例如一九九三年大師應邀到檳城講演，結果原本只能容納二千人的東姑禮堂擠滿了三千餘人，另外還有一千多人被拒於門外，又無閉路電視可看，大家在門外徘徊，甚至有人高喊：「讓我進去，我想看看我的師父星雲大師為什麼不可以？」面對這樣的場景，檳城首席部許子根部長在致詞時忍不住說道：「今晚的場面，更加強了我要建立一個容納萬人室內體育館的決心，這樣下次星雲大師來弘法時，才能使大家如願。」

結果三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六年馬來西亞佛光協會與馬來西亞佛教總會聯合舉辦「萬人皈依典禮及萬人獻燈祈福弘法大會」，假吉隆坡莎亞南露天體育場舉行，大師應邀主講「人間佛教人情味」，當天共有八萬人參加盛會，創下了世界佛教弘法之空前盛況。

其實不只是在馬來西亞或香港，大師多年來走遍世界各地弘法，所到之處莫不掀起「星雲旋風」，不但現場聽講的氣氛熱絡，講演前後各大報更以大篇幅報導弘法盛況，很多記者稱之為「擋不住的星雲魅力」。

大師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威德魅力？何以大師的佛法開示能夠跨越國界，毫無距離的風靡全球呢？縱觀大師說法，主要是大師具有很多一般人所缺少的特質。以下試舉數點：

其一，大師詮釋佛法的語言很人性化，他的佛法沒有教條、沒有形而上的談玄說妙，也不標榜神通靈異，他只是很實際、很親切的從人的立場出發，把佛教視為教育，設身處地的依人的需要而說人間性、生活性的佛法。例如大師說，世間上凡一切事都是靠因緣和合而存在，緣聚則有，緣滅則散，即使親如父子女女，一旦緣盡，終要分離，所以他鼓勵人要把握有緣時，好好相攜相助。（《普門學報·人間佛教的藍圖》）

他對婆媳之間，認為要懂得「跳探戈」，你進我退，我進你退，如此自然不會有磨擦（《迷悟之間》）。他提到夫妻相處，做一個好丈夫的秘訣是：「吃飯要回家，身邊少帶錢，應酬成雙對，出門有去處。」做好太太的秘訣是：「溫言慰辛勞，飲食有妙味，家庭像樂園，凡

事要報告。」（《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乃至於人際的和諧之道，要訣在於「你大我小，你樂我苦，你對我錯，你有我無」（《星雲大師講演集(二)》）。

他對佛光山的徒眾開示：(一)人是活的，要動起來，不能因為一點人事上的困難就打退堂鼓，如此永遠沒有前途。(二)苦難不能講、委屈不能講；今天的苦、今天的難，過了今天就沒有了。我們的希望、未來，都在明天；沒有明天的人，就會被今天打倒。(三)佛光山是人間佛教的道場，人間佛教就是要行菩薩道，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要向前，要不覺得有困難；只要自己心中沒有覺得難、沒有覺得苦，世間也就沒有難與苦。(四)人要把生命建構在團體中，失去團體的個人，縱使活著，也沒有力量。(五)人要立志，要想自己過去因緣未具，好不容易現在有了好因好緣，要珍惜現在的因緣；過去浪費、虛渡多少時光，現在追趕都來不及，還能懈怠嗎？（《如是說》）

大師認為人生除了生活所需的物質條件以外，歡喜、滿足、慈悲、真理是每個人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歡喜是人生的良藥、滿足是財富的泉源、榮譽是增上的品格、行善是道者的風儀」，他稱此為「人生四要」（《星雲法語》）。

他對於北京大學提倡「人學」，能夠從「唯物主義」覺醒，知道「物」以外還有「人」的存在，是一大進步。但他認為光是在表面上研究「人」，還是不夠，必須進而研究「心」，因為人是色與心和合所成，中國人自古也有「天地一心」、「心物合一」的觀念，所以必須將物質與精神調和，才能徹底將「人」做好。

誠如陳兵教授說，大師是一位智慧的、可親可敬的生活導師、生活顧問，他善於指導人們如何以佛法為導來過好生活。陳教授尤其推崇大師的《佛光菜根譚》是指示般若生活的法要（《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大師在《佛光菜根譚》裡提到：

「一切事業的成功，端賴人和的溝通；

溝通人和的要點，必須彼此的互重。」

「有力的人才會忍，有慧的人才能忍；

忍是勇敢、擔當，忍是負責、奉獻。」

「身體有病，要靠醫生來診療：

心靈生病，靠自己來醫治。」

「給人利用也是一種結緣；

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時刻見人不是，此即種下諸惡之根苗；

時刻見己之非，此乃廣開萬善之門戶。

時刻責怪別人，必定自己有諸多錯失；

時刻檢討已過，必能獲得別人的歡喜。」

「慈悲不是一個定點，而是讓情感不斷地昇華；

慈悲不是一條直線，而是讓愛心不斷地擴散。」

其實大師的所有著作，乃至平時的開示法語，無一不是指示人生之道的要津，舉凡待人處事、人際之間，乃至個人的進德修業，尤其關於信仰修行方面的指導，更是充滿了人間性、生活性。

大師對於「修行」的看法，認為「先要把人做好！」他說：「修行不一定要到深山裡去苦思冥想，修行也不一定要眼觀鼻、鼻觀心的自我獨居；甚至修行也不只是誦經、持咒、念佛、參禪。做事勤勞負責，求全求成；做人誠實正直，求真求圓，這都是修行。凡是交往，情真意切；凡是接物，至誠懇切，這就是生活中的修行。經商的人，將本求利，貨真價實，老少無欺；當官的人，為民服務，守信守法，這就是生活中的修行。」（《普門學報·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他提倡「三好運動」，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這就是「身口意」三業的淨化。

甚至他開示念佛的方法：一要歡歡喜喜的念，二要悲悲切切的念，三要空空虛虛的念，四要實實在在的念；具體簡明，讓人一看就懂。他指導參禪的法要，認為參禪並非一定要找山明水秀的地方，只要把心裡的妄想、無明、煩惱熄滅，即使在大火裡，也可以轉法輪，也會感到身心清涼。此即所謂「參禪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火亦涼」。

對於常有人問：不信宗教的人會死，信仰宗教的人一樣也會死，那麼為什麼要信仰宗教呢？大師明白指出，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有信仰宗教的情操，有信仰宗教的修行，就能增加自己面對生死的智慧與力量。「能認識生死本是自然的事，例如把死亡當成回家，所謂『視死如歸』，不是很安然，很快樂嗎？所以，佛教的種種修行法門，如果應用得巧妙，不但生活裡沒有憂悲苦惱，即使面臨死亡，也能無憂無懼，這就是信仰的好處，就是修行的利益。」（《普門學報·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

大師對於一般人學佛未久，就急著閉關、住山，以求「了生脫死」，感到不以為然。去年在國父紀念館講說「佛教的生命學」時，他反問現場大眾，從古到今有哪些人「了生脫死」了？甚至什麼才叫「了生脫死」？大師作了如是詮釋：「生時滿足、死無畏懼」，乃至「生時助人，死留功德」，就是了生脫死；更高層次的「自然往生，乘願再來」、「不生惡趣，佛國現前」、「蓮花化生，不再輪迴」當然是了生脫死，但是對生死最重要的是「生要接受，死要預備」。也就是說：「能夠透視人生的真相，瞭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當下活得自在；並且認識死亡後的世界，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而無懼於生死、超越生死，這就是『了生脫死』。」

大師強調信仰宗教的重要，「乃在於宗教能領導生命的大方向，能將生命之流的過去、現在、未來銜接，所以人人都應該有宗教信仰，有信仰才有規範與目標」。不過大師認為：「若說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全都是好人？這也未必！人，總是賢愚不等。只是有個宗教信仰，就有目標，就有一種規範的力量，在自我的心中就有一個主，所以人一定要有宗教信仰。」（《普門學報·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

大師甚至主張每個人都要建立「心中的本尊」，他說世界上的各種宗教當中，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等，雖然彼此信仰的對象有別，但不管是天主、上帝、阿拉、佛陀，乃至地方性的各種神祇等，其實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所規畫出來的「本尊」，名稱雖有不同，意義卻是一樣。由於各人心中各有本尊，所以不管耶穌、穆罕默德、孔子、上帝、關公，認定就好，不要互相排斥，也不要以自己心中的本尊去要求別人，宗教之間應該要融和，大家和平共存，才不會失去宗教追求真善美的本質。

大師在澳洲弘法時曾提倡一個人可以信仰兩種宗教，因為他覺得澳洲人深具佛性，不會執著自己是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只要覺得佛教很好、很慈悲、很善良，就會跟著一起拜佛。大師認為其實在台灣一人信仰二種宗教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有人信仰道教，如果問他信仰什麼宗教，他會回答，我信仰佛教；信仰佛教的人，也會相信道教的各種儀式。因此大師結論說：「人，其實最主要的應該是建立起對佛性的信仰；人人都有佛性，所以最值得信仰的就是自己。」（《人間佛教思想語錄》）

人間佛教非提倡義學、名相，因此大師平時不太愛說「四大皆空」等名相義理，他總是把佛法透過人性化的詮釋，讓人能堪受，能受用。「人性化」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特質，大師平時待人處事更是深具人情味，例如，四十多年前美國白雪溜冰團到台灣演出，一時引起轟動。當時佛學院有一名學生說，如果不去看白雪溜冰團表演，將會終生遺憾。大師知道後，特地拿錢要他到高雄採買文具用品，並暗示他在晚間開大禁之前回院銷假即可。在大師的善巧方便下，終於滿足了學生的心願。

另外，每到佛學院考試之期，總有一些學生在晚上偷偷開小燈夜讀，這在佛學院的團體生活是不被允許的，但大師總是裝作不知道，甚至還為學生護航。他看到一些外籍學生吃不

慣中國的稀飯早餐，特地要人爲他們準備麵包；甚至過去叢林寺院早上四點半就打板起床，準備做早課，大師認爲佛光山是人間佛教的道場，大家每日忙於弘法，不能沒有充足的睡眠休養體力，所以改爲五點半起床。

大師爲了照顧徒眾的生活、修行及各項福利，特別設立「傳燈會」，同時舉辦「親屬會」，澤及徒眾親屬，並且成立「功德主會」，回饋有功於佛教的信徒。

大師一生從未疾言厲色的對信徒說過重話，有的只是無盡的慈悲關懷。他處處爲人設想，例如主張凡是夫妻一起參加法會活動，不可強要他們分座或分宿；有時候先生沒有信仰，只是偶而陪同太太參加活動，他叮嚀徒眾，不可強要他們拜佛。大師強調「行佛」重於「拜佛」，也就因爲這樣的理念、作風，度了台灣「生命線」的創始人曹仲植先生學佛，至今仍傳爲美談。

此外，過去在家信眾受持五戒、菩薩戒，前後爲期一個星期，大師基於現代人要上班工作，不少人有心參加卻請不到長假，因此將戒期改爲二天一夜，週六報到，週日出堂。乃至過去水陸法會中的供佛齋天，都是在凌晨三點舉行，大師將之改爲早上五點。而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海外道場，不管說法或早晚課，一律以當地的語言講說、唱誦。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大陸民運人士千家駒、戈揚等人掛單於西來寺，不少人擔心扯上政治問題會帶來麻煩，大師卻說，這是基於同胞和爲人道盡一點心意，大師將他們視爲一般民眾，有了困難佛寺理當給予協助。但是沒有想到，千家駒先生竟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五日皈依大師，成爲一個佛教徒。當時千先生說：「我是一個馬列主義信徒，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爲什麼會以耄耋之年皈依三寶呢？因爲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大師創建了佛光山，爲推動人生佛教建立人間淨土，訂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濟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之四大宗旨，把佛教的光明、幸福、歡喜散布人間，這些都是與我平日做人的宗旨相吻合的。……」（《從追求到幻滅：一個經濟家的自傳》序，時報出版，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在佛教裡，佛法分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一般把世間法稱做俗諦，把出世間法稱做真諦。有些人以爲佛教只尊重出世間法，鄙視世間法。其實「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所以大師一直很重視生活的佛教，也就是說，睡覺、說話、走路，不管做任何事，都應該合乎佛陀的教化，這正是大師提倡人間佛教的目的。

其二，大師說法，很能掌握時代的脈動，他經常針對當代社會的重大問題，乃至人心的迷思，加以分析、歸納，然後提出意見、看法與主張，不但爲當代人類指引出路，也給人們莫大的省思空間。例如二〇〇三年五月 SARS 流行，當時大師人在日本，除了第一時間發表「爲 SARS 疫情祈願」，說明「SARS 的流行，如果僅止於某一人、某一行政機構的應變、努力，都緩不濟急；只有喚起全體人民的覺省，大家共體時艱，人人修德淨心，改善社會風

氣，淨化全民人心，才能轉化共業。唯有人人講究信義，心懷悲愍，造福修善，利樂有情；大家少殺業、少奢侈、少失德、少暴斂，全民本著信仰的良知，保持懺悔的心情，則日月光輝之下，希望蒼天神祇、諸佛菩薩加被，能夠再次給我們一個光風霽月的人間」。

三天後，大師提前結束日本弘法行程回到台灣，表達與台灣人民共患難的願心。當時正值台北和平醫院有年輕護士和醫師因公殉職，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尤其因 SARS 疫情遭隔離的民眾更是驚慌失措，有人因此自殺。大師在接受東森電視台及人間衛視採訪時，勉勵大家：「要臨危不亂，處變不驚，只要有慈悲心、智慧心、清淨心、大願心，就能轉危為安。」他希望大家「靜心稱念觀音聖號，以菩薩的施無畏，加上自身的慈悲心，轉化共業」。同時說明「暫時受隔離，生活上雖然受到限制，退一步想，藉此機會反省、靜修、淨化身心，必能轉危為安」。

大師說明 SARS 的流行，是人類的共業，要靠全民淨化身心來改善。因此針對 SARS 疫情表示：

- (一)消災、消業比祈福重要。
- (二)推動行佛，從自己做起。
- (三)信仰是力量、奉獻、犧牲、自我約束。
- (四)懺悔、認錯，福德因緣自然好。
- (五)大眾的自由很重要，不要太發展個人的自由。

同年七月十日，大師應邀到大陸南普陀寺，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法會中開示：非典肆虐乃眾生業力所致，所以降伏非典的重要武器是淨化身心，人人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內心有了善的力量，即能消除惡業。他希望大家在誦經祈福之外，更能確實奉行「三好運動」，只要人人心中有佛法的慈悲智慧，自能得到好的果報，此誠「有光明就能去除黑暗，有佛法就能求得平安」。

去年（二〇〇四）台灣在三二〇總統大選後，社會一時充斥著黨派紛爭與族群對立的問題，大師在各方請法下，撰寫「大和解，救台灣」一文，期望各黨各派、士農工商都能不念舊惡、不計前嫌、坦開心胸、各自讓步，同為台灣的未來及全民的福祉齊心努力。甚至在此之前，他發表〈沒有台灣人〉一文，說明住在台灣的都是台灣人，希望大家消弭種族歧見，全民共創和諧美好的社會。

繼而他又提出「我對『世代交替』的看法」，希望做為機關團體，乃至政黨國家在經營與用人哲學上的參考。而佛光山更為了樹立「世代交替」的新典範，於二〇〇四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會員代表大會上，選出心定和尚繼吳伯雄先生之後，擔任中華佛光總會總會長。同年九月，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召開會員大會，投票選出九位新任宗務委員，並推舉年齡剛屆

四十歲的慧瀚法師為第七任宗長，可以說實際體現了自由民主進行「世代交替」的真精神。大師表示，「唯有讓年輕人及早出頭，未來才有源源不絕的活力與希望；唯有及時『世代交替』才能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二〇〇五年給護法信徒的一封信〉）

此外，大師曾經針對時弊提出「請全民支持反賄選」、「邪教之害」、「明『因』識『果』，圓滿自在——談教育」，他針對宗教交流及族群和諧，寫出「各有各的爸爸」、「種族融和」、「多元文化」、「世界公民」、「尊重異己」、「地球人」等文章，宣揚「地球村」與「同體共生」的思想。

尤其從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在洛杉磯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以來，至今一年一度的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會中大師提出「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圓滿與自在」、「生命與自然」、「公是與公非」、「發展與發心」、「自覺與行佛」等主題演說，不但成為佛光會員未來努力的方向，也是指導當代社會、人心走向光明、希望、美好未來的精神指標。目前澳洲南天寺已將之翻譯成英文，受到澳洲政府的高度重視，認為此乃建設和諧社會，乃至促進世界和平的最佳指南。

另外，大師感於人生處世，不是迷，就是悟，迷悟往往只在一念之間！一念迷，愁雲慘霧；一念悟，慧日高懸。為了藉助佛法來照破人世的迷闇，大師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人間福報》創刊後，連續三年在頭版發表《迷悟之間》專欄文章。透過此專欄，把他多年來對佛法的體悟，化為一篇篇指引人生方向的應世之作。

總數一千一百二十四篇的《迷悟之間》，內容從世界和平的促進、生態環保的提倡、社稷民生的關懷，到個人修心養性的指導，乃至親子、婆媳、夫妻、朋友相處之道，以及心靈淨化、政治、經濟、讀書、旅遊、就業、愛情等議題，大師都有看法、有見解、有新意，並且提供出路。尤其針對當代提倡「生命教育」、「生死學」之議題的文章，多達數十篇，包括：「生命的密碼」、「生命的流轉」、「生命的價值」、「生命的能量」、「不死的生命」、「尊重生命」、「生命學」等。

自從《迷悟之間》在《人間福報》刊登之後，由於關懷的層面廣，而且主題契合時代需要，加以內容生動活潑，每篇都配以譬喻、故事，讓人從淺顯的事例中體會深奧的人生哲理，可謂淺顯易懂而又雋永有味，因此受到讀者的好評，迴響不斷。有人欽佩大師書中的哲理，有人學習大師富有文學素養的寫作技巧，有人因為閱讀此書而改正不良習性，有人受到此書啟發而重拾家庭溫暖。尤其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波士頓劍橋市政府教育中心、密西西根州立大學等校，更將《迷悟之間》選為授課教材，在台灣的各級學校及讀書會，也紛紛將之當成教材與讀本。目前《迷悟之間》與其他著作一樣，已翻譯成英文、葡文、西文、德文、法文、日文等多國語言，顯示大師的人間佛教充滿了時代性、社會性與國際性。

其三，大師說法，佛法與世間法應用無礙，不但理事圓融，而且融會古今，貫通中外。主要原因如慈惠法師在〈星雲大師十二問〉一文所說，大師在叢林的宗下、教下、律下參學經歷完整，除了佛學素養深厚、解行並重外，加以在棲霞律學院讀書時，由於棲霞圖書館裡擁有來自鄉村師範學校的圖書，大師得其所哉，每日看書，從中國的章回小說，到西方的長篇文學，從散文小品，看到名家著作，像基度山恩仇記、戰爭與和平、老人與海、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茶花女，托爾斯泰的文學、杜威的哲學等，大師先後看了不少，因此養成他恢宏的器度、寬廣的視野與開闊的思想。

例如，受到美國教育家杜威先生所說「我們要重新估定價值」之啓發，早在三、四十年前，政府明令禁止拜拜，大師就撰文諫阻。大師認為拜拜不僅是民間信仰的基礎，也是過去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風俗，許多人利用這一天的集會慶祝，互相聯誼，藉以擺脫工作壓力，使身心得到紓解。現代社會的忙碌不亞於過去的時代，政府應該「重新估定」拜拜的「價值」，謹慎規畫，改良弊端，賦予新義，好讓現代人藉著這些活動盪滌塵慮，淨化身心。（《往事百語·重新估定價值》）當時大師曾建議政府，以「改良拜拜」取代「禁止拜拜」（《覺世論叢》）。

大師在大陸時，因為愛好文藝著作，因此舉凡胡適之、林語堂、巴金、魯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從文、許地山等人的諸多作品，大師可說無所不看。及至來台，謝冰瑩、瓊瑤、高揚、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說，無論是古典的，現代的，他都一一拜讀。（《往事百語》）大師尤其熟讀中國的古文，如《古文觀止》裡〈鄒忌諷齊王納諫〉、〈觸讐說趙太后〉、〈魯仲連義不帝秦〉、〈答蘇武書〉、〈前出師表〉、〈陳情表〉、〈歸去來辭〉、〈祭十二郎文〉、〈岳陽樓記〉等秦、漢、唐、宋之文，都能倒背如流，他在文章著作裡經常引用歷史典故，以古鑑今。

另一方面，他對現代新興的學科與當代各種問題，如網際網路、E-Mail、基因改造、複製動物、器官移植、安樂死、同性戀、試管嬰兒等，也是多方涉獵，並經常應信徒發問而從佛法的觀點提出看法。這些問題座談記錄經整理成一系列的「當代問題座談紀實」，陸續在《普門學報》上發表後，得到社會人士很大的迴響。

大師在平時開示時，也經常引導信徒深思一些佛學、修行、信仰上的問題，例如：「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到底哪一尊佛最大？」大師說：「佛教講『佛佛道同』，佛、菩薩並沒有前後的名次及功德多寡的分別，也沒有誰大誰小，彼此「光光無礙」，都是一樣。甚至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雖然各自信仰的教主不同，但是不管是佛陀、耶穌、上帝、穆罕默德、老子等，他們其實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所規畫出來的「本尊」，名稱雖有不同，意義卻是一樣。」（《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七》，〈佛教對「生命教育」的看法〉）

再如：「阿彌陀佛在西方淨土，藥師佛在東方世界，那麼釋迦牟尼佛現在又在哪兒呢？」答案當然是「在常寂光淨土」。那麼「常寂光土又在哪裡呢？」大師說：「凡夫有心，看到的是生滅的世界，那是佛的應身；禪者無心，看到的是不生不滅的世界，那才是佛的法身。無心就是禪心，唯有用禪心，才知道佛陀真正在哪裡？所謂『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滅不是生滅的滅，而是涅槃的境界。佛陀現在是進入了涅槃世界，涅槃世界在哪裡？涅槃世界無處不偏，無處不在。當一個人修行成道，生命完成了，就能進入到宇宙大化之中，就能與佛同在。」（《普門學報·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七》，〈佛教對「生命教育」的看法〉）

大師甚至幽默的問信徒：「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麼他們平時要用什麼語言交談呢？」這個問題很有趣，大師的回答也很簡單：「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就如世間上，生長在那個國家，人民自然會用他們的語言溝通；往生西方佛國，自然會有他們的『佛語』可以交流。甚至『微笑』是世界上共通的語言，在極樂世界的人民乃蓮花化生，自然更能透過心意來溝通，而沒有語言的障礙。」（《如是說》）

此外，如前面提及的，大師問信徒：從古到今看過誰「了生脫死」了？乃至「天堂地獄在哪裡？」「不信宗教會死，信仰宗教一樣會死，信與不信有何區別？」大師的回答都讓人如夢初醒，恍然大悟，更如醍醐灌頂，深深受用。

大師主張弘法方式要「現代與傳統融和」，這種精神理念也很自然的在他說法時流露無遺。他在一九九一年佛光山舉行三個月的羅漢戒期中，為戒子宣講「僧事百講」，舉凡「人事制度」、「寺院建築」、「寺務行事」、「法會活動」、「佛事懺儀」、「規約法令」、「修持儀禮」、「法器用物」等，大師無不熟悉，上起課來如數家數，了然於胸。他希望透過叢林的行事、規矩之講授，對傳統精神有所傳承，因為唯有傳承歷史，才有文化，才有生命。由於大師從小接受過完整的叢林教育，有了傳統的精神理念，以及深厚的佛法素養為根本，因此雖然他極力提倡「現代化」，以現代化、生活化的語言、方式弘化，卻絲毫不會流於「世俗」，這是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也是讓許多人百思不解的地方。

其四，大師說法善於舉喻說譬，他常利用故事、公案，藉以詮釋深奧的道理，令人心開意解，繼而對佛教生起信心。例如他最常講說的故事「一休背女人」、「金代養蘭」、「秀才之過」、「富翁與四位夫人」、「兩鬼爭屍」、「多了一個死人」、「五指爭大」等，一般人聽後都能馬上會意，並在發出會心一笑的同時，深受其中的道理所啟發。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大師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講演，內容提及夫妻相處之道，大師引用金代禪師喜歡養蘭花，有一次被徒弟不小心把蘭花摔碎了，徒弟擔心師父生氣，向師父請罪。金代禪師說：「我養蘭花一來是爲了興趣，二者是爲了美化環境，我不是爲生氣才種蘭花的。」大師藉此告訴信徒，人到世間是爲了歡喜快樂，不是爲了生氣而來。乃至夫妻之間也是爲了相愛，爲了要過幸福快樂的人生而結婚，不是爲了生氣而結婚。

當天有一位信徒帶著先生一起聽講，之前她一心想要引度先生學佛，卻始終不得要領。當天聽完講演後，才剛走出館外，先生忽然深情的對著太太說：「夫妻是爲了相愛才結婚的，不是爲了生氣而結婚。」太太喜出望外，直說：「來聽這場講演真是太有價值了。」

大師尤其善用譬喻來比擬、說明佛學名相及義理，例如他說：「業」是生命的密碼、「往生」如移民、口說好話就是口中「放光」、兒女是父母的「分身」、爲善不造惡就是基因改造等。

大師平時也經常舉一些禪宗公案，說明禪的妙用。而大師本身住過禪堂，對禪有過參究，也有所悟，因此談起禪來，如同司馬中原先生說：「大師平常的話語，無一不透達深廣，這絕非知識的汲取和經驗的累積所能達致，那是靈修禪悟的工夫，他以無所不住的佛心，體認塵世間看似紛繁的事物，自然澄明透徹，掌握住事物的本質與神髓。」

大陸作家白樺於一九八九年大師到大陸弘法探親時，聆聽過大師的禪法，他形容當天大師的說法神情「鄉音未改，從容說來，深入淺出，如月離雲，燭照幽暗。似泉噴湧，沁人心脾。聽眾一半僧一半俗，時時報以熱烈的掌聲。我想，他們和我一樣，都是第一次聽這樣的演講。許多人原本準備來接受艱深的佛理，卻意外地得到許多與人生密切關聯的智慧。大陸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人們說話不是心靈的溝通，不是交換智慧，甚至也不是傳遞信息，而是以唾霧障蔽真象，以嘶聲漲大卑微，以厲色恐嚇懦弱。……因而當人們聽到星雲大師樸素、幽默、機智的禪話，自然感到新鮮、親切而欣欣然」（《中央日報·芬芳的饋贈——記星雲大師》，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大師甫於去年應邀在台大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爲台大師生進行一場「禪門的自覺教育」專題演說。大師以多則禪門公案及小故事來貫串主軸，深入淺出說明「禪」與「自覺」的真諦。大師幽默風趣，禪機處處，讓與會的台大師生不時發出會心一笑，同時紛紛拿起筆來記下大師的如珠妙語。

大師也常把一些發生在他與徒弟或信眾身上的「人間佛教人情味故事」當教材，或是引用經典裡佛陀與歷代高僧的行誼來開示。如佛陀成道後說法教化不倦，直到臨終前還在教導弟子，及親自托鉢、洗衣、掃地、修門，爲盲比丘穿針補衣、爲病比丘拭洗敷藥、爲亡父扶棺送葬、爲救故國而奔走等示範；佛弟子中，舍利弗興建祇園道場，阿難侍奉佛陀，迦旃延與人議論，富樓那到邊遠地區教化，優波離爲人作務，周利盤陀伽拂塵掃地；中國歷代高僧大德中，惠能大師之舂米碓房、混跡獵隊，百丈禪師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滄山靈佑之合醬泥壁、挑磚砌瓦，仰山慧寂之牧牛、開荒，黃檗希運之開田、採茶，雲岩曇晟之作鞋，臨濟義玄之栽松鋤地，丹霞天然之除草蒔花等懿行，都是大師常講的故事。

大師說法，最難得的是，常常同樣一個故事、一個譬喻，甚至一句話，經由大師說來，特別生動、感人，別人怎麼學，總是缺少那種神韻。隨侍大師翻譯台語及日語五十多年的慈

惠法師說：「這就是大師說法的特質，也是大師的魅力所在。」大師則說：「因為我已說了五十年以上。」

其五，大師善於觀機逗教，他總能因時因地因人而說各種契理契機的佛法，而且善於利用同事攝與同理心度眾，說法總能給人信心、給人希望。例如，結集自數百場佛學講座之講稿而出書的《星雲大師講演集》，演講的地方從鄉村陋巷到國家殿堂，從大專院校到三軍軍營，從監獄到工廠，從難民營到體育館。演講的對象與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包括對青年談「讀書做人」，對婦女談「佛化家庭」，對老人談「安度晚年之道」，對兒童談「四小不可輕」，對建築業談「命運的建築師」，對美容師談「美容與美心」，對文藝作家談「文學之美」，對科學家談「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對宗教界談「宗教之間」，對政治界談「佛教政治觀」，對國際人士談「文化交流」，對海外華僑則勉勵他們要「落地生根」。

此外，大師對佛光會員開示說：「佛光會的最終目標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但真正說來，不只是『佛光』，其實是每一個『我』的光要能普照才重要。『我』的執著要能放下、解脫，才能形成『光』，這種光自然能普照眾生。」（《星雲日記》）

大師對參加念佛會的信徒如是開示：「我們的心，平常接受了太多的是非好壞，而念佛就是『心理建設』，也是一種『希望工程』，將心建設成佛國淨土。至於佛國淨土在哪裡呢？就在念佛的當下，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以『信願行』相續的佛號聲中，繞佛時的每一步，都是往西方的路上接近。所以，念佛者，都是建築師，要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建築起來。」（《星雲日記》）

大師在新加坡對國立大學醫學院同學開示，談到對複製動物的看法時，他說：「世間一切都離不開因緣法，一粒種子如果沒有土壤、陽光、空氣、水分等因緣，便無法開花結果；因為宇宙萬有一切都在緣起法中，因此複製動物乃至基因改造，都離不開因緣果報。」（《普門學報·佛教對「安樂死」的看法》）

大師博學多聞，學養深厚，他精通內學外典，各種常識都非常豐富。他開示時，不論談學問、談修持，都能觀機逗教，事理圓融，而且善用同理心與同事攝。例如，他對非洲佛學院的同學開示說：「黑，是世界上最美的顏色」；他教育資質魯鈍的徒弟，總以自己求學時，因不擅背書而經常受老師打罵的經歷來啟發弟子的信心；他對於一些五音不全、不擅唱誦的弟子，總是安慰道：「別人大聲唱，你可以小聲和；別人小聲唱，你也可以輕聲哼；甚至不出聲，觀想也是修行。」他說話總是給人信心，為人指引一條出路。

有時信徒遭受挫折，陷入痛苦的深淵，尋死尋活，大師總是鼓勵他們：世間無常，好的會變壞，壞的也會變好，只要自己積極奮發，努力向上，未來會更好。

有的信徒家庭不睦，兄弟鬩牆，夫妻失和，他總是說：「你再想想看，他總有你平時沒有發覺的好處。」大師本身善於轉化逆境為力量，所以他總是鼓勵信徒：只要有信心，就有未來；只要有佛法，自然有辦法。

大師的同理心，在他撰寫的《佛光祈願文》更是流露無遺。大師設身處地的揣摩三軍將士、農漁勞工、警察、教師、醫護人員，甚至孕婦、老人、病人、無業遊民等各種人等的心情，代替他們向佛陀發願、祈求，字裡行間充滿了對人間疾苦的慈悲關懷與智慧指引，讀來總是令人感動不已。

今年元月一日，佛光山在北京大學的博士滿耕法師，代表佛光山應中共國務院宗教局、中國佛教協會之邀，出席了北京八大處靈光寺佛牙舍利塔前舉行的「海峽兩岸百廟千萬救苦救難為印度洋海嘯災區祈福消災萬人大法會」。典禮中，滿耕法師恭讀大師「為南亞印尼、印度等地區大地震祈願文」，為受災國家與人民祈願祝禱。當滿耕法師虔誠的讀著「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庇佑劫後餘生的人們，賜給他們再生的信心，讓他們知道：活著就有希望；賜給他們向前的勇氣，讓他們明白：生存就是力量。請您給他們福佑，讓他們身心的創傷趕快轉危為安；請您給他們定力，讓他們悲痛的情緒得到轉苦為樂……」滿耕法師讀到深情處，與會大眾包括宗教局葉小文局長、齊曉飛副局長等萬千僧信二眾個個熱淚盈眶，無一不為大師深廣的悲心與願心深深敬仰、動容。

另外，二〇〇一年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適逢大師在美國巡迴弘法，每到一站，大師除了針對大家對九一一事件的關切，分別從佛教的緣起、因果、業力、生死、無常、慈悲等教義來解答當代人心的迷思，並提出因應之道外，尤其後來大師應邀到雙子星廢墟灑淨，在對罹難者祈願祝禱時，大師真誠的表達：「在九一一暴徒恐怖攻擊事件中，你們無謂的殉難了。你們大都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你們所信仰的上帝必定會接引你們到天堂安息。我們是來自東方的佛教徒，此來一是表示關心慰問，同時也為你們誦經助念，希望為你們助長因緣，上生天國。世間一切的紛紜擾攘，也希望你們就此放下，你們的親人將會因為有政府和愛心的人士而得到幫助，甚至為美國的安定富強而貢獻力量，你們就放心的去吧。」

大師的祈願祝禱透過英文翻譯後，聽得在場人士無不感動落淚，他們不只感受到大師的慈悲，更令他們動容的是，大師對不同宗教的尊重。

大師很能瞭解、體會群眾的心理，而且總能在人苦難時，適時的給予幫助、慰言，所以深獲人心。所謂「得民心者昌」，這句話不只用於政治，其實不管做任何事，乃至在人際關係上，都是至理名言，因為得人心才有助緣，所以佛教講「廣結善緣」，甚至未成佛道，要先結人緣，這都是說明結緣的重要。

大師平時也常說，世間一切都離不開因緣法，當初佛陀證悟的，就是一個「緣起」，說明世間上任何事，都不可能單獨存在，也不會突然而有，必須等待因緣具足才能成就。因為

每個人都不能單獨存在，必須相互依存，這就是「同體共生」的關係。大師深體「因緣」、「結緣」、「眾緣」的重要，所以一再提倡「集體創作」、「同體共生」的理念。後來李登輝先生講出「生命共同體」，乃至把佛教提倡的「淨化心靈」改為「心靈改革」，甚至現任陳水扁總統也常引用大師說的「有佛法就有辦法」，可見大師的慈悲、智慧，都在無形中影響著許多人。

其六，大師說法不但辯才無礙，而且沒有言語隔閡，主要是大師說法理路清晰，前後有連貫性，不但條理分明，簡潔扼要，而且不會離題漫談，也沒有多餘的贅語。尤其大師待人慈悲、親切，說法時表情生動、豐富，因此他經常雲遊在世界各地對各國人士講演，雖然每場都安排專人翻譯當地語言，但很多時候大師講完，還沒有透過翻譯，現場早已響起如雷掌聲，而且笑聲不斷，大家總能從大師的手勢、表情中深深會意。

大師的平易近人，也是他與群眾沒有距離的原因。例如從民國六十四年開始，大師把佛教的講經活動搬上國家殿堂，每次都是座無虛席，有幾回大師目睹後到的聽眾無法入座，索性邀請他們一同坐到台上，此舉讓信眾們感到無比溫馨。

大師自謙他不善語言，但到世界各國，「早安」、「您好」、「謝謝」、「再見」等日常問候語，例如，英文的早安「good morning」、謝謝您「thank you」，日文的您好「おげんきですか」、早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馬來語的您好「Khabar baik」，泰語的謝謝「Khob Khun Ka」，法文的早安「Bonjour」，西班牙文的再見「Adios」，德文的謝謝「Danke」等，他都會用心學習，當與信眾見面、開示的時候，自然而適時的說出，每次都帶給信眾很大的驚喜，也因此一下子就拉近彼此的距離，這是大師人情味與親和力的流露，也是大師人間性格的展現。

大師走遍世界各地，經常來去匆匆，往往在短暫的停留時間裡，很多人都希望跟大師會面、請法。有時即使是一個小孩，或一個素昧平生的市井小民想見大師，只要時間許可，他總是滿人所願。也經常有人在匆匆之間，希望大師能開示他一句話，讓他知所遵循，對他的人生有所點撥。只是長篇的道理好講，一句好話，尤其能夠讓人受用的一句話不容易講，不過他想到短短的「一句話」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所以除了不斷給人「一句話」，同時也把自己一生受用的「一句話」，如「心甘情願」、「從善如流」、「老二哲學」、「給人利用」、「隨緣不變」等寫成《往事百語》。

自從《往事百語》出書後，很多信徒因為閱讀裡面的「一句話」而受到鼓舞，在生命裡發揮很大的力量。例如香港的文啓先生說，當他在日常行事中遇困難挫折時，就以「難遭難遇」來面對；有屈委時，就以「心甘情願」來調伏內心；在懈怠時，就以「有永遠休息的時候」作為警惕；在人事上，以「結緣總比結怨好」作為依歸；在理財上，以「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作為方向；在工作上，以「不比較、不計較」作為指引。

大師慈眼視眾生，他的文字為眾生帶來無盡的光明與希望，他的開示滿載了對萬千眾生無盡的愛。大師許多的「一句話」，柔軟了許多人的心，為無數人的生命增添了色彩與力量。

此外，大師對人的尊重，本身就是一種無言的溝通。大師每次與外籍人士見面談話，雖然聽不懂對方說什麼，但大師都會禮貌性的雙目注視，以示尊重。

由於大師說法沒有語言的隔閡，所以他能度化愈來愈多的國際人士學佛，也把佛教帶向世界五大洲，實現「佛光普照三千界，佛法長流五大洲」的願心。

其七，大師說法機智幽默，常常信手拈來，一句話就能回答一個難解的問題。例如，一九八九年大師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大陸弘法探親團」到大陸弘法探親，大陸《苦戀》的作者白樺問大師：「大陸現在最大的進步在哪裡？」大師簡潔有力的答道：「改革！」

二〇〇〇年澳洲佛光山南天講堂落成，大師前往主持佛像開光法會，當天應邀出席的澳洲移民部部長菲力浦羅達克問大師：「世界上的宗教領袖當中，哪一個最好？」大師說：「你歡喜的那個，就是最好！」

有一段時間台灣社會亂象紛陳，電視「新聞廣場」節目邀請大師接受訪問，主持人李濤希望大師用一句話說明「如何改善社會亂象？」大師說：「人人心中有佛！」

二〇〇二年新春，大師發起台灣佛教界共同從大陸恭迎佛指舍利來台，藉助宗教促進海峽兩岸的互動交流。當時香港鳳凰衛星電台王尙志記者問大師：「今後您一定還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您希望人們以後如何看待您？」大師回答：「看我是一個普通和尚就好了，我是一個出家人而已。」

同年三月三十一日，佛指舍利蒞台供奉三十七天後恭送返回西安法門寺。抵達西安咸陽機場時，記者問大師：「您現在想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大師說：「功德圓滿。」

平時有一些遊客到佛光山參觀，在看過大佛城後，以不屑的口氣說：「佛光山都是水泥文化，佛像都是水泥做的。」大師幽默的說：「我們只看到佛祖，沒有看到水泥。」

早在民國四十多年，台灣戒嚴時期，民眾不能隨意集會，當時大師每次下鄉弘法佈教，總有一些警察前往取締。有一次大師正在開示，警察又來干擾，他喝令大師：「叫他們解散！」大師神情自若的說：「等我講完，他們自動會解散。」

此外，也常有人問大師：

「有外星人嗎？」——「阿彌陀佛等都是！」

「你怎麼都不會老？」——「沒有時間老！」

「世間上，愛情、自由、生命、財產，何者重要？」——「佛法、因緣最重要。」

「四大菩薩在哪裡？」——「觀音菩薩在慈悲裡；地藏菩薩在願力裡；文殊菩薩在智慧裡；普賢菩薩在實踐裡。」

大師回答問題往往一針見血，一語中的。尤其對於一些敏感的問題，總能「四兩撥千金」，幾句話就把難解的問題解決。例如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 Steve Young 到西來寺訪問大師，問到九一一事件發生時，有人質疑「上帝在哪裡」？請問大師對此事看法如何？

大師回答：其實說來，這不應該責怪上帝，因為信仰不能把一切責任都交付給別人來負擔，自己的業報因果也有關係，所謂善業、惡業、共業、別業，都有分別。現代的宗教信仰，應該從對「神」的依賴，走向對「人」的關懷。依佛教的教義來說，人人都是上帝，人人都是佛祖，世間上的幸與不幸、好與不好，都由往昔久遠以來的「原因」（業），一直到今日的「結果」，此中還有待「緣」的完成。所以，因緣果報包括上帝、包括佛祖、包括我們自己。

多年前印度佛教研究所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曾說：「星雲大師通身是寶，百年一人而已。」大師為何通身是寶？因為有佛法也。大師的機智幽默，其實就是佛法智慧的流露。

其八，大師言行一致、言而有信，他一生信守承諾，所開示的佛法都是自己躬親實踐過，所以說來令人信服。例如，大師開示佛光人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大師一生雲遊海內外弘化，不管走到哪裡，他不喜歡勞動信徒接送，但每到一地，總還是有許多信徒到機場或道場迎接、送行。每當這個時候，大師不管旅途多麼勞頓，身體再怎麼疲累，他總要對現場的信徒做一番開示，希望給人一些佛法，給人一些歡喜。

大師的給人信心、歡喜、希望、方便，其實就是一種慈悲的體現。大師的慈悲心是從小受到信佛虔誠的外婆所薰陶，因此養成他從小就不敢打死一隻蚊蟲、蒼蠅、螞蟻，而且對小動物很有愛心。例如，在家鄉的習俗，一般的狗只在晚間餵食，白天不能吃，大師寧可自己不吃，也要把飯留給狗吃。他所養的鴿子、小雞、小鳥，從小就不准人宰殺，讓牠們活到自然老死。他曾把一隻受傷缺喙的小雞養大並能下蛋。創建佛光山後，開山寮經常有受傷的鴿子、松鼠，他細心照顧，為牠們取名「滿飛」、「滿地」，三十多年來不知凡幾。佛光山從開山之初，可以說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到現在經常有近百種鳥兒鳴叫，這中間蘊藏著大師無限的慈悲、智慧與願心。

大師不但從小就很有慈悲心，而且至今仍保持這個信念，他常告誡弟子：「世間上任何東西都可以失去，唯獨不可以沒有慈悲心。」他也常呼籲現代的父母，從小就要培養兒童的慈悲心，不能縱容孩童玩小魚、小蝦，摧殘小生命，如此怎麼會有愛心呢？

《浩瀚星雲》的作者林清玄說：大師的思想、精神、理念，不但對社會具有啟發性，對以後的影響至為深遠；大師的慈悲行儀，更可為世人的風範。

此外，大師出生農村，由於家貧，加上外祖母的影響，從小就養成勤勞的性格。他經常利用家人外出工作，自己在家主動耙灰、打掃、整理環境，為的是希望讓父母回家有一個驚喜：「哇！家中這麼乾淨。」甚至主動燒水、煮飯、劈柴、牧牛、犁田、插秧等，這些他都從小就一一做過。大師從生活的工作經驗裡，學會了重視實際，而非只有理論，所以大師說「人間佛教並非徒喊口號，也非空談理論，而是從生活中去實踐」。他是真有資格如是說。

佛教講「上報四重恩」，大師很有感恩心，而且「滴水之恩，湧泉以報」。例如大師受戒時，月基法師擔任引禮師，有一次大師不慎違反戒場規矩，眼看就要受罰，月基法師適時替大師解危，大師感念在心，因此多年後創建高雄佛教堂，特地到香港把月基法師請回台灣當住持。

佛教的大護法孫張清揚女士，生前曾在大師等多名僧眾被誣指為匪諜而身陷囹圄時，多方奔走營救，同時終其一生護持佛教不遺餘力。當孫女士往生後，大師為了替佛教報恩，一手為他安排往生佛事，並且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堂。其他還有三湘才子張劍芬、江蘇趙茂林，因為他們對佛教護法有功，大師將他們的靈骨奉祀在佛光山。大師總說：「我要替佛教報恩。」

大師早年在棲霞山時，有一年生病，身上長滿膿瘡。病中的大師收到師父送來的半碗鹹菜，他懷著感恩心吃完鹹菜，同時心中發願，誓以做好一個出家人來回報師父之恩。這點大師早已做到。

大師信守承諾，並且終生奉行不渝。當年他出家時年僅十二歲，只為已經「承諾」對方要出家。所謂「一諾千金上棲霞」，不只是出家是為了信守承諾，佛光山的創建，也是因為對信徒的承諾而興建。乃至後來創辦南華大學等各項弘法事業，也莫不是因應信徒的需要，因為應允承諾後而創辦。

大師一生為了守信而飽嘗奔波之苦，原因是經常人在美國，但為了一年前提在台灣的承諾的一場講演，萬里搭機，從美國飛了十幾個小時的機程回台灣。有時徒眾會說：其實一場講演也不是那麼重要，臨時取消或延期都可以。但是大師為了守信，寧可十幾小時的往返，也不改期。所以後來對於太早預約的活動，他都不敢承諾，為的是怕不能守信。

大師謙稱自己沒有什麼長處，但自覺自己很「明理」，也很「守信」、「守時」，爲了守時則備嘗等人之苦。他曾自我解嘲說：我就這樣「等」了一生。

例如：不管講演、會議，他經常早到十分鐘，怕的是人家掛念。任何重要集會、活動，如果時間到而沒有開始，他會深覺對不起大眾。其實幾十年來，佛光山任何一個活動，只要大師參加、主持，從來沒有不準時開始的。他對於徒眾的集會，有時甚至早一、二分鐘出席，但在外面對信徒的集合，雖然有時候其實早已到場，可是不到時間絕不上台，因爲他怕有的人還沒有趕到，他說「早到也是不守時」。

在平常的生活裡，不管吃飯、坐車，都是大師先到，有時徒眾爲大師抱不平：「您是師父，爲什麼反而比別人早到等人。」大師一點也不計較，只是雲淡風輕的說：「等人是修養、等人是修行、等人是藝術。」（《如是說》）

大師曾說：「佛光山的秩序、規矩的建立，當然有其他許多原因，不過對於守時，幫助常住綱常的建立，這是非常重要的。」至於大師爲什麼會養成守時的習慣？原來是他從小在私塾裡念四書五經，有一次聽到洋學堂的小孩子在念「短衣短褲上學去，從不遲到一分鐘」，他覺得好懂、好記，從此就經常把這一句話像念佛一樣的念在心裡。因此後來他勸人念佛，都說：「我念時間，一生守時間；你們念佛，還能不成佛嗎？」（《如是說》）

大師一生從不主動叫信徒做事，凡事自己來，他的躬親實踐常感動得信徒主動發心當義工，而他爲了感謝信徒，也總是「當義工的義工」。他對徒眾的教育更是「以身作則」，總用身教做無言的說法。例如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初辦時期，一些從台北應聘到佛光山上課的老師，經常利用週六晚上從台北趕到佛光山，週日整天上課，以節省往返時間。每到週六，大師總是深夜到頭山門等老師上山，然後親自爲老師送上點心，安排好掛單事宜才回寮休息。

爲了辦學，從不趕經懺佛事的大師，主動到殯儀館通霄助念，籌措建校經費，因此感動了李新桃小姐發心出家，他就是現在的慈莊法師；甚至在春節期間，親自在佛光山大寮炒麵，利用信徒用餐後添油香的錢來辦學。他更在佛光山開山之初，需人孔急之際送徒弟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法師等人到國外留學，以儲備辦學人才。這些不但看出大師爲教的願心，也顯示大師的遠見與智慧。

大師一生念茲在茲，都是爲了弘揚「人間佛教」，如慈容法師說：「大師一生所開示的佛法，乃至所推動的佛教事業，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言談、行儀，無不呈現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涵與具體實踐。」（《普門學報·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

其九，大師講話圓融，客觀中肯，而且面面俱到，總能令舉座皆大歡喜。所以他經常受邀調和鼎鼐，被喻爲佛教的魯仲連，調解過的糾紛都能圓滿落幕。例如：一九六七年，余簡玉嬋女士競選連任宜蘭縣議員，結果以四十二票之多，勝於張學亞先生，贏得連任。但當時

國民黨希望男士當選，所以在開票第二天發表張學亞先生當選，引起余簡玉嬋女士強烈不滿，準備一狀告上法庭。因為余簡女士是佛教徒，宜蘭縣黨部找到大師，希望能想辦法勸退。大師為了顧全大局，答應盡力一試。當時大師剛好接管耶穌教的「蘭陽救濟院」（後稱「宜蘭仁愛之家」），本來屬意李決和居士擔任院長，但因同意協調這件不平之事，大師就將院長一職請李居士讓給余簡女士。張學亞、余簡玉嬋二人雙方各得其所，一場戰爭才化爲烏有。（《往事百語·排難解紛》）

一九七一年初，高雄市長王玉雲先生與省議員趙琇娃女士發生爭執，彼此僵持不下，並且訴諸公堂，政府多方協調不成，情況越演越熾。大師應高雄市黨部許引經主委的請求，邀二人上佛光山懇談，終於達成和解。（《往事百語·排難解紛》）

一九九四年大樹鄉鄉長黃登勇向海軍第一軍區要求每年付給一千萬元「水權回饋費」，否則將於六月二十日封鎖海軍在鄉內開鑿的十口水井，並實施斷電斷水措施。軍區司令高法鵬少將到佛光山向大師說明詳情，並請求幫忙。大師見事關重大，於是去電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邀請當事人一起到佛光山研商，結果雙方達成協議，黃鄉長答應延長期限，以便軍方緩衝因應。（《往事百語·排難解紛》）

此外，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不要走」事件、大樹鄉「擎天神公司遷址」風波、「八千里路雲和月」製作人凌峰與經紀人夏玉順的演藝圈紛爭等，都是在大師的調解下，皆大歡喜的圓滿落幕。

甚至在佛光山的徒眾之間，有時難免也會有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小衝突。例如有一次，一位身負主管之責的師姑向大師請示，在她的單位裡有兩位出家眾，平時不知該如何領導他們？大師回答說：依佛門倫理，在家眾應該恭敬出家眾；但是出家眾也應該尊重主管，即使主管是在家師姑，也必須尊重工作倫理。因此，處理這種問題不能當成人事糾紛，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應該在平時的工作上，想辦法以能力去領導他，相互尊重，彼此包容。

大師解答疑難，處理人事糾紛，不管則已，要管則洞察先機。他對事情的分析、判斷，睿智明快、客觀公正，絕不護短、偏私，而且面面俱到、圓融中肯，所以處理糾紛都能令雙方信服。

乃至大師何以總能將難以化解的恩怨予以妥貼擺平？主要的是大師不把排難解紛當成等閒之事，他總是設身處地的爲他人著想，尤其其他的人生經驗豐富，調解人事總有自身的事例可以現身說法，用以勸解對方，讓人信服。甚至爲了讓雙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有時不惜犧牲己利，以謀求大家的滿意，彼此「皆大歡喜」。

「皆大歡喜」其實就是現代人所謂的「雙贏」。大師在《迷悟之間·談判高手》中說：「最成功的談判，應該站在對方的利益著想，如此談判才能容易成功。」「談判最重要的，

要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上，不要把自己的利益繃得太緊，要耐心的協調、溝通、舒解；懂得尊重、協調、溝通的人，才夠資格談判。」「能讓彼此雙方皆大歡喜，創造雙贏的結果，這才是真正的談判高手。」

說大師是談判高手，是調解糾紛的專家，絕非溢美之辭。

其十，大師為人慈悲厚道，從小就學習「口邊留德」，從不輕易批評別人；他說話總是給人留有餘地，他體諒、溫厚的性格，總是令人如沐春風，凡是與之接觸過的人，無不歡喜親近。例如，他曾為了感恩雪煩、圓湛法師等大陸師長，特別接他們到香港小住。對於他們在文革時曾被迫還俗一事，大師說：「感謝您們回到佛教裡來，過去的一切都不是您們的錯，這是時代的悲哀，是時代辜負您們。」

早年佛光山僱用的員工當中，偶而難免有因性格、品性不適任者，常住有意辭退。每次大師總是先關心他的家庭、工作，並且感謝他為佛光山的付出、辛勞。接著委婉說明不得已要他離職的原因，同時主動多付二個月的薪水做為慰勞。從頭到尾，大師沒有一句嫌他、怪他的話，反而只有關心、讚美，所以每次都讓對方心存歡喜、感動離山。

大師從不輕易教訓別人，即使你做錯了事，說錯了話，他也總是和婉的開導。甚至很討人厭、惹人嫌的人，他也不會說「你這樣不對」，他總是說「你可以怎麼做會更好」，他說話總是給人留有餘地，給人有轉身的空間。

大師待人寬厚，隨時給人因緣，而且用人不疑、視人如佛，對人更是充分的尊重、包容。然而大師的好，愈是招來一些有心人士的嫉妒、批評、誹謗、障礙、打壓。例如，幾十年來他一直與中國佛教會接不上線，每次申請出國總被擱置不理；他與世界佛界徒友誼會更是一次又一次的錯失因緣，直到一九九二年「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八屆大會」在台灣佛光山召開，大師終於被推選為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永久榮譽會長。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美國西來寺召開的第十六屆大會，及一九九八年十月在澳洲南天寺召開的第二十屆大會，都是由大師負責承辦。

儘管遭受再大的委屈、再多的心酸，大師都以過人的胸量加以包容。正如香港作家葉麗玲小姐說：「嚴格來說，世人對這位充滿智慧人情練達的弘法者，有著太多有色眼鏡下的分析。今日的佛教若不是有星雲大師將之如人生事業去擴展，人們仍只停留在盲目信佛的心態下。老實說，也沒有那麼多的年輕人會坦承自己是佛教徒。」

雖然世人對大師有崇拜、有毀謗，但是熟讀歷史、深刻認識人性的大師，對於多少人給他的榮耀讚美，他從不放在心上，嫉妒他的人，他也不介意在心。他善於轉化，一切事經他說明，都能變成美好，在他的慧眼裡，再平凡的事，都具有無限的佛法意義，因此他的所言、所行，都能引導人性向上、向善、向美、向真。

在大師的心目中，「佛教是真善美的宗教，因求真，不做假、做事老實、腳踏實地；因求善，要有慈悲心、行善事、廣結善緣；因求美，不僅美化，還要藝術化，在世間上要達到真善美的境界，唯有佛教」（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高蓁小姐訪問記錄）。

大師對佛法的體會是：「佛法給予我們的是一個寬廣的法界，而非只有一個地球而已；相形之下，個人成就太有限了。不過相對的，法界也不一定大，因法界就在我心中，所以我們的心比法界大。佛法可以擴大我們的思想，昇華我們的性靈，故佛法給人受用的是無限、無邊、無量。」（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高蓁小姐訪問記錄）

如今大師雖然將屆八十高齡，仍繼續以「通俗化」的方式到處說法。他有一段時間每天在華視、中視、台視三家電視台主持弘法節目，像「星雲禪話」、「星雲說偈」、「星雲說喻」、「星雲說」，都是藉著淺白的言辭來解釋繁瑣難懂的名相、典故、偈頌、義理。由於大師通俗化的說法，淺顯易懂，因此播出以後迴響不斷，其中有意欲輕生的少年感謝大師讓他重獲新生，有貌合神離的夫婦感謝大師挽回了他們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謝大師讓他們一家重拾美滿的生活，有獨居失伴的老人感謝大師給予他心靈的拄杖，這一切更讓大師堅信「通俗化的說法，才能讓佛教更普遍為一般人所認識、接受」。（《往事百語·有理想才有實踐》）

借用陳兵教授的話，大師「極善於針對現代人的機宜說法講演、撰文編書，深入淺出，雋語連珠，他把艱深的佛法從寺院藏經樓中解放出來，化為汨汨法水，滋潤人們焦渴的心田」（《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陳教授的形容真是既貼切又傳神。